

程

唐史論斷序

壬戌秋用蜀本校

尚朝散大夫刑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上輕車都尉賜紫魚袋孫甫之翰撰



古之史尚書春秋是也二經體不同而意同尚書記
治世之事作教之書也故百篇皆由聖人立不以惡
事名雖桀紂之惡亦因湯武之事而見不特書也但
聖賢順時通變言與事各有所宜為史者從而記之
有經聖人所定典謨訓誥誓命之文體雖不一皆足
以作教於世也春秋記亂世之事立法之書也聖人
出於季世覩時之亂居下而不能治故立大中之法

本
卷
第
一
十
一
頁

裁判天下善惡而明之以王制是聖人於衰亂之時起至治之法非謹其文則不能正時事而垂大典矣此尚書春秋之體所以不同也然尚書記治世之事使聖賢之所為傳之不朽為君者為臣者見為善之効安得不說而行之此勸之之道也其間因見惡事致敗亂之端此又所以為戒也春秋記亂世之事以褒貶代王者之賞罰時之為惡者眾率辯其心迹而貶之使惡名不朽為君者為臣者見為惡之効安得不懼而防之此戒之之道也其間有善事者明其心

迹而褒之使光輝於世此又所以為勸也是尚書春秋記治亂雖異其於勸戒則大意同也後之為史者欲明治亂之本謹戒勸之道不師尚書春秋之意何以為法至司馬遷修史記破編年體創為紀傳蓋務便於記事也記事便則所取博故奇異細碎之事皆載焉雖貫穿羣書才力雄俊於治亂之本勸戒之道則亂雜而不明矣然有識者短之謂紀傳所記一事分為數處前後屢出比於編年則文繁此類固所失不細殊不知又有失之大者夫史之記事莫大乎治

亂君令於上臣行於下臣謀於前君納於後事臧則成否則敗成則治之本亂敗敗之由也此當謹記之某年君臣有謀議將相有功勳紀多不書必俟其臣歿而備載於傳是人臣得專謀其謀議功勳也尚書雖不謹編年之法君臣之事年代有序義和之業固載於堯典稷契皋夔之功固載於舜典三代君臣之事亦猶是焉遷以人臣謀議功勳與其家行細事雜載於傳中其體便乎復有過差邪惡之事以名危亂不於當年書之以為深戒豈非失之大者或曰春秋雖

編年經目其事傳載本末遷立紀傳亦約是體故劉餗子史例曰傳所以釋紀猶春秋之傳焉此可見遷書之不失也答曰春秋聖人立法之書也立法故目其事而斷之明治亂之本所目之事或一句或數句國之典制罔不明人之善惡罔不辨左氏史官也見聖人之經所目之事遂從而傳之雖不能深釋聖人之法記事次序一用編年之體非外春秋經目獨為記也遷之為記也周而上多載經典之事固無所發明至秦漢紀並直書其事何嘗有法紀無法傳何釋焉

此乃鍊附遷而為之辭也或曰史之體必尚編年紀傳不可為乎答曰為史者習尚紀傳久矣歷代以為大典必論之以復古則泥矣有能編列君臣之事善惡得實不尚僻怪不務繁碎明治亂之本謹勸_戒之道雖為紀傳亦可矣必論其至則不若編年體正文簡也甫嘗有志於史竊慕古史體法欲為之因讀唐之諸書見太宗功德法制與三代聖王並後帝英明不逮又或不能守其法仍有荒縱狠忌庸懦之君故治少而亂多然有天下三百年由正觀功德之遠

也唐書繁冗遺畧多失體法事或大而不具或小而悉記或一事別出而意不相照怪異猥俗無所不有治亂之迹散於紀傳中雜而不顯此固不足以彰明正觀功德法制之本一代興衰之由也觀高祖至玄宗實錄叙事詳備差勝於他書其間文理明白者尤勝焉至治亂之本亦未之明記事務廣也勸戒之道亦未之著褒貶不精也為史之體亦未之具不為編年之體君臣之事多離而書之也又要切之事或有遺畧君臣善惡之細四方事務之繁或備書之此於

為史之道亦甚失矣遂據實錄與書兼采諸家著錄
參驗不差足以傳信者修為唐史記舊史之文繁者
刪之失去就者改之意不足而有它證者補之事之
不要者去之要而遺者增之是非不明者正之用編
年之體所以次序君臣之事所書之法雖宗二經文
意其體畧與實錄相類者以唐之一代有治有亂不
可全法尚書春秋之體又不敢僭作經之名也或曰
子之修是書不尚紀傳之體可矣不為書志則郊廟
禮樂律歷災祥之事官職刑法食貨州郡之制得無

遺乎答曰郊廟而下固國之巨典急務但記其大要
以明法度政教之體其備儀細文則有司之事各有
書存為史者難乎其載也自康定元年修是書至皇
祐四年草具遂作序述其意更瑛刪潤其文後以官
守少暇未能備具逮嘉祐元年成七十五卷是年冬
臥病久慮神思日耗不克成就且就其編秩麤成一
家況才力不盛叙事不無疎畧然於勸戒之義謹之
矣勸戒之切而意遠者著論以明焉欲人君覽之人
臣觀之備知致治之因召亂之自邪正之効燠然若

繪畫於目前善者從之不善者戒之治道可以常興而亂本可以預弭也論九十二首觀者毋忽不止唐之安危常為世鑒矣

唐史論斷上

高祖

召突厥兵

論曰義師之起本救世亂若威德漸盛則四夷款附矣故周武興師致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之衆助牧野之戰漢高平定天下亦有北貊燕人臯騎之助今唐師方起當以德義為勝何乃聽文靜一時之謀遽求助于突厥斯自小也財寶金帛皆民力所致當舉義之始許之夷狄可乎不盡賂之又自失信後突厥恃

其微功連歲入寇蓋由茲失策也

立建成為太子

論曰立太子必嫡長者使天下之心有繫以止爭奪之患也行之平世固為常法若夫大公之世子不賢尚求聖人以傳大位况長子不賢次子聖乎安得局于常法也唐有天下本秦王之謀秦王功德之大海內屬望其勢可終為人臣乎建成自舉義以來無一事可稱道但以年長使居聖子上至愚者知其不可也雖秦王以常禮讓胡不虛其位待天命之歸况受

禪之初天下未定何汲汲於立太子也善哉寧王憲讓太子之言曰時平則先嫡長世難則歸有功此萬世不易之論也

殺劉文靜釋裴寂

論曰恩與刑人主之大權也恩當其功刑當其罪則中外勸戒矣反是道何以服人心裴寂劉文靜俱以佐命為大臣文靜才略功名過寂遠甚高祖任情親寂而疎文靜文靜失律則除名及與寂有隙出怨言遂聽寂讒殺之寂當將相之任怯而無謀屢為賊敗既入朝不

加深罪幸矣願待彌厚可乎施恩于寂太優用刑于文
靜太暴二者皆出于私非聖子功德之大人心去矣

殺劉世讓

論曰兵之用間為神妙者以其術之不可窺也高祖
歷戰多矣用兵之事不可謂不曉劉世讓素有忠義
之名既以知邊機使備突厥方制其要害功效甚明
突厥使人入朝言世讓有異謀殊不知世讓既荷任
用已有功效何故與突厥通謀況突厥入寇本以馬
邑為便今得其地守之是阨其入寇之路也世讓經

畫如是戎人反言與己國通謀其情固易察耳高祖
不察而殺世讓何昏暗之甚也

復置十二軍

論曰國之用武固常事不可一日懈也中夏之廣外夷
之衆雖太平之世黠惡者畏威懷德而不敢動其心常幸
國之有事起而為患則武備可一日懈乎況大亂初定
人心未寧便欲為安逸之態而偃武事及突厥入寇乃
謀遷都以避經世之略何甚淺也賴秦王堅議不行謬
策今復置十二軍以教諸府之兵中國之威自此盛矣

太宗

放官人

論曰古之明王嬪御之數著于經典者可見也漢之後
官及于數賢如魏桓者不肯出任矣蓋人君廣置嬪御
其損有三侈費甚也內寵多也怨女衆也侈費甚則困
民力內寵多則競私謁怨女衆則傷和氣人君之德所
損如是賢者以為難諫止而不願仕也況隋煬荒淫自
古無比強取良家女置後宮者固無其數高祖初入關
放離宮之人還親屬此得美事之一節及受禪安然有

其後宮欲不荒恣得乎賴聖子承之立矯其過計出三
千之衆使天下聳動歌詠唐之盛德也

即位改元

論曰或問春秋書國君即位必於元年正月明新君踰
年即位改元也此書即位踰年豈春秋之法乎答曰
尚書記天子傳位改元之法舜則日月正元日禹則
曰正月朔旦春秋即位改元之法本於此聖人以舜
禹之法為天下之至正也然顧命康王之誥記成王
崩康王既為天子乃釋冕反喪服蓋以先君不書所

終之年天子即位不可一日而虛故於柩前即位明先君傳授之意不及行舜禹之法也但踰年稱君改元亦同其道矣以天子不待踰年即位則諸侯可知也春秋一國之史聖人修之遂見天下大法莫如舜禹至正也元年初即位說者引康誥之文為定以謂新年正月必改元正位百官以序國史書即位以表之此雖明不待踰年即位元年見新君之不知聖人因而存舜禹之道也况魯侯即位雖稱元年必書王正月者上以明王道之序下以見諸侯奉王制而即位也

若夫修天子之史可不知書元年即位之法乎又後代事艱天子繼統必待踰年稱君勢有不便矣故當依實書之雖略變古法其日以即位踰年改元亦所以法尚書定位春秋改元見新君之意也

魏鄭公論致治不難

論曰帝王興治之道在觀時而為之觀時在至明至明在至公至明則理無不通至公則無不正事通于理故能變天下之弊正其事故能立天下之教弊變教立其治不勞而成矣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

已可也三年有成則聖人之意可見矣或曰孔子言善人為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又言王者必世而後仁何謂也答曰孔子教為邦者久之之辭也為邦者若非聖哲或行仁政未能變通時事功業不速必中道而止故教以久行仁政乃有成功也若以聖哲之道則期月可也但後之為天下者雖欲興起治道多非聖哲之才不能通究時弊以道變之務速其功以行一時之事故所為駁雜莫復前古之治也觀魏公之論誠得聖人之意文皇能納其言而不惑奸人之論

力變時弊以行王道嗚呼明哉大亂之後興立教法不急其功致時太平德流于後嗚呼公哉

中書門下議事使諫官預聞

論曰太宗之任諫官真得其道夫天下之務至廣也軍國之機至要也雖明主聽斷賢相謀議思慮之失亦不能免一失則為害不細必藉忠良之士諫正夫忠良之士論治體補國事乃其志也能密有所助則亦志伸而道行豈必欲彰君過而取高名哉當君相議事之際使諫官預聞得以闕說或有闕失從而正之天

下但觀朝政之得宜不知諫者之何言上下誠通國體豈不美乎况大臣論事以諫官規正于人君之前安有不公之議茲亦制御大臣使之無過之術尔若以諫官小臣不可預聞國議必衆知闕失方許諫正事或已行而不可救過或已彰而不可言故劉直之臣有激訐不顧以爭之者君從之猶掩其過君或不從則君之過大臣之罪愈大矣太宗任諫官可謂得其道

責封倫舉賢

論曰封倫真姦人太宗真能照姦人之情者也大臣之職薦達人材固非細事天下之大中外之任可容一日乏才乎然人之才有能有不能器而使之衆賤舉矣豈有人主責其舉賢已未嘗推荐但言無竒才矣能上欲欺主之明下欲蔽天下之善此真姦人也蓋姦人不樂進賢其情有三保位固寵常懼失之以賢者既用必建立功業掩已之名見已之過名滅過露則位不能保寵不能固此不樂進賢之情一也又姦人立私必人附已乃引之賢者懷才安命進退以

道固不肯趨附姦人以謂不附已而引之則不知已之恩不知已之恩則不為已之黨此所以不樂進賢之情二也姦人無至公待人之心心既不公知人不明雖遇賢才不能深識慮引而進之或有大過為已之累此不樂進賢之情三也封倫之情正在于此太宗以前代未嘗乏人折之使慚懼無辭可謂能照姦人之情者也國有姦如封倫者世所不察人主能照其情而責之則公卿悚動賢者進矣

定朝廷之制

論曰太宗定天下之功固天授神武英才不待贊論而赫赫于無窮矣其朝廷之制又如是宜乎正觀之治也夫定官之員不務多而務擇賢則不賢者安得用矣大臣議事使諫官御史史官並從而入或正其失或糾其非或書其過則大臣安敢不正議矣諸司長官正衙奏事使衆臣共聞之屬官不得奏本司外事非至公之事人不敢言則陰邪之事自絕矣疎賤之人言事者令門下司引奏又置立仗馬以備急事則天下之情無不達矣內侍皆黃衣給事官掖則姦

人無所附而事权不假于人矣數者皆朝廷大法為人君者能遵行之雖未能及正觀之治朝廷必尊而天下可治也何哉官少而賢必擇之精也大臣不敢曲議必聽之明也諸司官無邪言必制之公也言事者無壅而人情盡達必采之詳也內侍不預事必制之嚴也教者非太宗英睿不能盡其道人君資性至此者鮮矣然設官少而務擇賢使諫官輩預聞大臣之議而救其失諸司奏事明陳于庭踈賤者言事無壅不任內侍以事必以其制而力行之雖不逮太宗

之英睿朝廷豈不尊天下豈不治也

任用房杜

論曰人主之任大臣不可不專亦不可專若深知其人可付國事不專任之何以責成功蓋任專則責重責重則人必盡其才力也若知人未至而專任之苟無成功則有敗事又或竊擅威福有難制之患二者惟在人主審之不可一失失則事機難追矣太宗可謂能審任人之術者也知房喬杜如晦之賢而付以國事房杜方盡心戢事已著功效陳師合以平常之

見欲移主意如悔奏其事意似不廣然慮小臣間言漸害于事故言之爾太宗不惑師合之言喬如悔荷信任如是敢不盡其才力乎此所以成太平之治也然有太宗之明房杜之賢則可以專任而不容人言人主知人未至當審其付任不可執此以為法

殺盧祖尚

論曰人主操天下之勢不可一日失威令威令失一則下起慢上之漸漸若不止則綱紀弛而权移于下何以操天下之利勢故曰人主不可一日失威令也

然威令之行不可過中過中則暴暴則人心離矣太宗之用威令誠得其術故内外之臣聞一令罔不靡然從之此無他聰明之性至公之心剴嚴之體御于内外也盧祖尚丁其時荷其任乃委曲思慮以身為計遂成驕慢之態宜乎獲罪矣然殺戮刑之極施于驕慢之罪此似過中人臣驕慢則殺之復有罪之極者何以加刑若祖尚之罪逐于遐裔而永棄之未至失威令也

魏公不事形迹

論曰人臣之任國事莫若知無不為一存形迹非公
忠之道也且如有賢才滯于下或已之親舊也或武
勢之親戚也以此避嫌而不舉又如臣下忤犯主怒
枉為人譖將被刑戮將行竄逐其人或已之親舊也
或权势之親舊也以此避黨而不辨又如有姦惡之
人將為國患其人或已之所不足者或权势之所不
足者以此避疑而不言凡此之類皆存形迹也人臣
存形迹為身之謀爾非所以為國計也夫有賢未用
國之失也殺逐無辜君之過也姦人將起時之患也

為人臣者知國之失而不陳見君之過而不正觀時
之患而不救但曰我存形迹此罪不細故謂非公忠
之道也温彦博因魏公為人所譖遂言人臣須存形
迹此不忠之言也賴魏公自陳太宗尋悟其事非君
臣相信幾失太公之道

房杜相業

論曰或問房杜之相謀議施為不見赫赫之事而世
大賢之何也荅曰宰相之功何必赫赫觀時事如何
耳房杜自秦府遇主講天下事固詳太宗即位遂命

作相付任之專不與他相同乃得盡心助治致時太平以事明之其功可見宰相之任莫先乎正官取用賢才若官得其才宰相總其大要庶事舉而天下治矣正觀元年房杜定文武官六百四十員官既少則才可擇才可擇則官不濫官不濫則職自舉况公于取士各盡其才此房杜得佐主興治之要道也以至臺閣規模典章文物皆其所定又防姦邪抑權倖各有著法大概如此不惟一時之治固足以垂憲于後也其他軍國機務雖謀議不著每籌事太宗從之以

太宗之英睿專任二相而從其所籌其賢可知也即正觀時事之治二相之功可見矣或曰正觀四年天下大治太宗惟稱魏公之力不及房杜何也荅曰正觀之初太宗求治方切魏公專論王道封倫橫議以沮之太宗不惑姦言力行王道及天下之治也嘉賢人之論足以明道故稱魏公之力嫉小人之言惜不能使之慚悔故恨封倫之不見其言自不及房杜也然魏公議臣也房杜宰相也魏公論其治體房杜助其施為爾後世賢房杜而不見其功者惟詳觀太宗

宗專任之意正觀時事之要可也

魏鄭公溫彥博論處置降虜

論曰安邊之術其難哉以太宗之英明魏公之辯論豈不能察夷狄之情定安危之計何至納溫彥博曲議處虜內地仍擇酋長備官京師慮之不審乃如是乎夷狄之態弱則仗人強則為患禮義不能移其性仁恩不能懷其心從古而然也頡利之敗其部落之降者豈慕德義而來正為逃_死之計耳置之塞外分酋長以立之足示好生之德何過處置有差也蓋太

宗以雄才大略平寇厥意破亡之餘不能為患但以大度畜之至仁懷之夸大盛德以示萬世故忽其事也不然彥博之議突厥餘眾若遣居河南綏懷德惠終無叛逆此固妄言豈能惑其聰明哉及數年有變始_徒降戎塞外乃悔今日之失也

命李靖為僕射

論曰太宗之明李靖之賢君臣之間可無間矣况靖深入虜地方成大功安得容讒人之言且謂靖軍無綱紀致以虜中竒貨散于亂兵之手此不識事体之

言也靖善用兵法令素整以少精騎深入虜中無網紀安能成功乎虜中竒貨若果有之散之兵衆正得其宜突厥凌中國久矣一日平之張天威雪國恥安邊寧人非靖盡心兵衆盡力何以成此功且寶貨散之軍衆是上不奉君欲下足衆心思吾謂正得事宜但不知寶貨之有無爾太宗為君何至以竒寶為意猜疑賢將尚賴仁明之德不行重責靖之忠誠無所缺望不然君臣之間兩有大過矣及數月始悟其事命靖為相亦足光其功德宜罪讒人以戒于後世可也

封禪不著于經

論曰封禪之文不著于經典秦漢諸儒用管仲說以為帝王盛德之事無大此禮故秦皇漢武行之儀物侈大自謂光輝無窮然封禪之後災異數至天下多事蓋繁費生災干動和氣所致則崇尚此禮惡足以當天意哉况此禮不著于經典也司馬遷作封禪書引經典之文但巡守之禮耳帝王巡守每至方嶽必燔柴以告至非謂自陳功于天也帝王治天下能以功德濟生民致時太平則天必祐之以永久之福郊

祀之禮足伸其報何待自告其功者也太宗謂事天至誠埽地足以致敬何必登山封數尺之土此寔至論

命李靖討吐谷渾

論曰天子善任人而能主威柄則大臣不驕大臣不驕則中外自肅太宗以吐谷渾拒命一日謂侍臣曰欲李靖為帥討之靖功名之大為當世勳臣首方以老病居家聞其言亟見報政請行太宗使大臣如是功名不逮于靖筋力未衰于靖者敢驕慢乎人臣不

敢驕慢則各盡才節人臣各盡才節天下事不足治矣天子使人至是者無他善任人而能主威柄也

賤权万紀言利

論曰觀太宗罪万紀言利真得天子之体天子為天下所尊非止威勢之重由仁德之高也仁德之本莫大乎愛民愛民之要莫先于節用之有節天下貢賦之入歲有餘矣何至殫山澤之利以困人力乎然自三代之衰秦漢而下人君好利者多由所為侈大而用無節也天下貢賦之入不足以充其費姦人得

以言利矣人君願所用不足必悅其言而從之好利日甚人力必窮人力窮則危亂自至縱未至危亂天子言為令動為法以好利聞于天下豈其休哉太宗斥言利之臣無他能自節用外謹制度絕權倖無過費耳正觀一時其事可見初出宮人三千天下固已頌其仁愛及宮中欲脩一殿則想秦始皇之過不起其役侷不耐熱公卿請營二閣以避繁暑亦念漢文罷露臺之意不從其請將幸東都勅脩乾陽殿給事中張元素極言隋室修乾陽勞民之事嘉其言立止

出降長樂公主勅有司資送倍于長公主魏鄭公引故事言長公主尊于公主豈得以親愛資送厚于長公主上納其言遂不越禮其設官之制命宰相定其員位文武官止六百四十員多得才能而無冗食其養兵之法畿內及諸路府兵止六十萬惟元從禁軍三萬及府兵番兵或出征者有所給外皆散之農畝而養焉其行賞之事功者厚賢者禮內無嬖人私其恩外無倖臣芻其澤天下歲入之物有餘用矣故薄賦歛厚風俗其道德與前代聖主並所為有天子之

體矣嗚呼為天子者皆可以至是可至而不至是者由所為侈大制度不立權倖不抑所致耳所為侈大物力固難以給若制度不立則庶事無節而冗費益甚權倖不抑則姦人競附而私恩益廣天子雖獨尚儉德亦何能省用太宗自節其用復能謹制度絕權倖所以不取山澤之利不困生民之力而財自豐為天子而得其體著仁德于無窮也

魏鄭公諫諍

論曰魏公以忠直稱歷數百年而乃愈高李翱論修

史之法則曰假如傳魏徵但記其諫諍之詞足以見正直是魏公得諫諍之道其言足以傳信于後也正觀十年魏公三上疏乃諫諍之著者然不過諫侈逸明任人平刑賞辨忠邪及引前代治亂為說未嘗深言君過亦不及安危大計詳味其意尤見當時高致夫不深言君過君無大過也不及安危大計君能自主威福了天下大事也君無大過能了大事真英主也但政有小失則諫之引前代治亂為戒使不至于甚此所以為忠也魏公事英主力贊治道已成太平

之治見其小失尚孜孜諫諍以防其甚如事中常之主天下未治其君或有大過魏公之諫必危切至安危大計必忘身以爭也蓋輔相之道不至此不足以為忠魏公之心後之為相者宜詳之

言以高昌為州縣

論曰中夏之于四夷天分內外之地也故嗜好不同服用不類禮義不能化人情不可通地形險固自限其所帝王能以德服而威制之常使不為中夏患則上策也安可恃盛大之勢因夷狄拒命而伐之遂強

有其地一強有其地不惟中夏之人苦戍守之勞又使諸戎謂中夏利其土壤各懷恐懼俟時乘隙合從為患矣以太宗威勢州縣高昌之地雖保無他魏公尚以為不可則帝王威勢之不逮太宗者慎無貪戎土以起大患也

立晉王為太子

論曰王者立太子以嫡以年以德固有常理也若嫡與年者或昏愚或過惡固不可不擇于諸子也擇之法取衆望決已意則天下歸心矣太宗英主也斷

大事未嘗有疑晚年寧愛不能定一子泰長而有過
立晉王無疑何至投牀自苦取決于無忌之言太子
君之副社稷之本豈使一臣立之仍命拜謝賴太子
良善人情可屬無忌終不擅其恩不如是必起亂階
者矣

親征高麗

論曰正觀中天下治平四夷賓服天子威德甚盛太
宗練兵帥尚功名其志甚銳以此不衰怠之意臨天
下而預防患難求保太平之業也但因一遠夷之臣

殺主害民復侵陵鄰國詔罷兵不聽然彼有罪豈預
中國之事命一二將帥出師境上示征討救援之勢
使畏威懷德足為天子能事何至決親征之計乎忠
賢交諫莫非苦言李勣一議堅不可動遂舉中國數
萬之衆驅之吳域輕其性命已似忍心况以萬乘之
尊與遠夷爭勝又自輕之甚雖平遼東數城破延壽
大軍何足益其威德若延壽納對盧之計危可測乎
此蓋太宗英雄自恃忽于深慮李勣順意生事遂成
誤計且初議伐遼褚遂良諫正其事太宗然之勣至

追述延陀犯邊聖策本欲追擊由魏徵苦諫致其事
機以此激之遂定親征之議及敗延壽之眾太宗下
馬謝天則危心可知矣語從行軍人戰死者加勳級
榜殞地則中國士眾殞命于遠夷可知矣天子苟宗
廟社稷之重為天下生靈之主一旦不困中國之事
履危難輕人命威德無乃損乎且李勣追咎魏徵諫
擊延陀事謂之失策如延陀犯邊太宗命將禦之大
破其眾以示中國之威不追擊之亦未為失高麗本
不敢犯邊何至親征乎勣順意生事無以逃其罪矣

房喬忍死上表懇諫伐遼賢哉

劉洎賜死

論曰劉洎之死據舊史所書由褚遂良之譖也然伐
遼之行太宗諭洎輔翼太子之意洎有誅大臣之對
時已責其踈健太宗至自遼東不豫洎謁見而深憂
之復言誅大臣事亦爾與前踈健之語何異儻為遂良
所奏太宗叠前怒殺之迹其事狀近于是矣君洎止
憂聖體絕無他語又引馬周自明周對與洎不異太
宗何至偏信遂良遽誅大臣乎况洎有罪而周隱之

又安得止罪洎而不責周也蓋遂良後諫廢立皇后
事以忠直被譴姦人從而譖搆之惟恐其無罪故劉
洎之子許寬李義府之助賴樂彥瑋力辯其事遂良
譖洎之言當出于此矣又正觀寔錄本敬播所修號
為詳正後許敬宗專修史之任頗以愛憎改易舊文
則遂良譖洎之事安可信乎

後宮不著名

論曰帝王于後宮恩寵過厚非賢德者鮮不干預時
事著名于外蓋寵過厚則言易入言易入則事可動

後宮至可動帝王以事則姦邪附之著名于外又况
親族恩竊恩競為氣勢內寵至此小則破家之禍大則
為國之患必然之勢也太宗在位歲久後宮不無寵
嬖但外不聞何人耳惟徐克容以恩顧稱絕不干預
外事復能諫諍君失則正觀宮闈之政可知矣後代
不能遵守神龍中上官昭容等招權于外廣植姦黨
天寶中楊貴妃專勢于時務強親屬國事既亂數婦
人及其家皆不免誅戮噫上世淳風既往人主之尊
為天下所奉制度必如古簡朴或不能則宮室服用

既過于古矣雖英明之君為外物所誘必有侈樂之意意有侈樂于後宮豈無所嬖寵在人情未為大過也既嬖之居處服玩充其欲足矣何至容其私謁以干國事使戚屬倚之以作勢姦人附之以竊權氣燄既成必生禍患而後已則人君于後宮或有嬖寵能以正觀為法不惟不使亂政亦所以安全之也

降李勣為疊州都督

論曰君待臣以道臣以道報之君待臣以利臣以利報之此歷待君臣之理常也太宗用李勣有本有末

其謀謨智力立功立事為大臣固宜然以勣能不自李密尤信其心使輔太子正為此節勣雖高勲重望位尚書預中書門下事寵已至矣使輔太子敢不盡力乎何至無故譴逐使太子他日授以僕射且人受恩於父兄未有不厚其子弟者况天子以大位授人又寵信之豈放太子不盡力耶然勣忠義之士但風氣英豪非感激不能盡節一日無故逐之使不無快快太子雖授以僕射勣之機心豈不曉其利誘乎至廢立皇后之際不肯盡忠雖勣無大臣節亦太宗以

利啟其心也

高宗

命李勣為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

論曰唐宋魏晉而下歷代任宰相之制以僕射侍中
中書令為正宰相故僕射二品侍中中書令三品同
中書門下三品由李績勣自尚書授詹事詹事卑於
尚書藉其輔翼太子故授之同中書門下三品者得預
聞國政此侍中中書令之任也今勣授開府儀同三
司又改授僕射品已高而曰同三品故蘇冕會要駁

其事曰李勣遷開府儀同三司又改僕射開府從一
品僕射從二品今反同三品者豈不與立號之意乖
乎杜佑通典曰同中書門下三品當以階卑官高令
所給祿秩同品耳據此似非位署後同三品者止記
初命率不以為位號也

褚遂良諫廢立皇后

論曰高宗即位數年奉先帝成法以臨天下頗得守
文之體一日昏惑自恣不奉天戒雖前代荒亂之主
少過之者天子之貴嬪御之衆何至私先帝才人使

逞陰譎之計構陷中宮為國大醜且高宗自晉卽升
皇儲即位之年地震於晉久而不止是必天意以陰
盛為戒也夫太宗臨終顧無忌遂良稱好兒好婦是
以國家事付託於大臣也武氏詭計初行方議廢立
遂良以死爭之是不負先帝付託也嗚呼先帝付託
於臨終天地示戒於連年大臣力爭於所議稍近中
常之主當知事理甚明不可不念况高宗幼為聖父
教訓正人輔導豈全不辨事理乎但內惑嬖者之計
外納姦人之言上不奉天戒次不遵父命下不顧忠

議徇一時之欲以至於此心知王皇后無辜而憫之
及為嬖者戕賊亦卒不問此又孱懦之態甚矣使文
武之臣蕃夷之長共朝嬖者此又亂禮之甚前代未
之有也卒使嬖者擅人主之權害宗室殺大臣幾移
宗社寔高宗之過也然高宗之過雖姦党所贊亦由
李勣微言于志寧願望所致耳李勣荷先帝付託于
志寧任宰弼之重若稍助遂良及無忌韓瑗來濟之
言姦黨豈能動乎是極諫高宗之過者遂良也成就
高宗之過者李勣志寧也故書曰右僕射河南郡公

褚遂良諫廢立皇后降潭州都督書其官爵明大臣之任也諫廢立明廢者不當廢立者不當立也因諫而降明無罪也遣勣志寧立皇后不書其官但名之明勣志寧無大臣節賤之也書臨軒立后而不曰帝見高宗無人君之體也

顯慶改元

論曰人君即位之年謂之元年元始也人君布政自此始故首月謂之正月取其正始之義也厥後以數繼之終于一世此前古不易之法也至漢文惑方士

之言改後元年始變古制孝武因事別立年名歷代帝王皆遵尚之唐武德真正觀雖為年號亦終其身高宗不奉祖宗之法且在位七年矣而謂之元年於理安乎若以立太子之始得以改元不知天下事統於天子乎太子乎事不師古而至於此由大臣昧於經義也

長孫無忌黔州安置

論曰人主之惑讒言由不知其人為蔽耳高宗於許敬宗非不知其人也如敬宗修太宗實錄移威鳳賦

事高宗明知不足傳信修史尚高下其手他事固不可信矣鞠獄之際所嫉之人事外言其大罪豈得信乎况無忌親則元舅位則三公忠亮之誠許國甚至一姦人譖之不自臨問遂竄遐裔此非不知敬宗之誣謗無忌之非辜正欲快嬖者之意使元舅以勲德重望冤死遐微不惟昏塞之過實不仁不孝之甚也

殺上官儀

論曰易有君不密失臣之戒春秋有君漏言之譏聖人立法使人君與臣下謀議不可輕脫漏露致罹其

患故申於易著於春秋丁寧如是也况君乘怒自謀使臣預議一日推過於臣而殺之豈人君之道高宗立武后過惡甚矣后延邪人行厭勝決廢之固宜方與上官儀定議后遽自申訴茲以不密所致若便行廢黜后亦何所為反悞后怒言儀教我此乃婦人童子之態遂使姦人乘后之意稱皇太子大臣殺之士大夫無事被逐者甚衆后威權日盛養成篡奪之勢皆由高宗不君也

乾封改元

論曰太宗以功德平治天下其朝廷之事則賢才在位法度施設其生民之樂則刑罰幾措歲時屢穰其四夷之服則大者來臣小者安帖前古聖王之治何以加焉尚謂封禪盛德之事慮已所為未當天心終不行其禮高宗在位十餘年雖賴先帝遺德生民安業四夷不動奈朝廷之事姦人亂政忠賢竄戮太子廢殺臨朝聽政斷則中宮垂簾威福不專於已此大亂已見有何功德可以告成蓋狗后之欲舉希閭儀物誇耀天下耳登封之後歲饑民困日食彗見連年

不已豈非功德之薄妄告於天又千乘萬乘騎之行勞費民力干動和氣所致與姦人預慮天時不順先引漢乾封故事建為年號若以歲旱為乾封則民之飢困災變頻仍是果天祐哉為天下者切戒於此勿輕議盛德之事

追尊祖宗自稱天皇后稱天后

論曰謚所以尊名也古之天子諸侯卿大夫善名雖多惟取一大善為稱不使名浮於實也歷代帝王謚號或實或虛不能盡如古制然必以祔廟之始一二

字為定也唐高祖起義兵雖出太宗之謀然親平大亂成就王業謚武宜矣太宗以武功定天下即位之後行王道致太平推誠人心幾致刑措網紀號令與治古同謚文宜矣今高祖曰神堯不惟越禮適所以辱之高祖於堯之道安可擬議况稱曰神堯人必謂其名不稱既知不稱豈非辱之太宗加武與聖此不謂過但廟號久定而增其名又豈禮乎二后號神聖尤乖其實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豈中宮之位可當此號此武后自欲尊大安

稱天后高宗遂稱天皇因追尊祖宗二后用掩其迹嗚呼天子殉后之欲僭大其稱瀆祖宗亂典禮此高宗之過也高宗之過亦由大臣有司不守經義逢君之惡所致爾

郝處俊諫令后攝政

論曰處俊諫高宗不令武后攝政可謂社稷之臣也自上官儀被殺高宗為后所制奪其威權內外畏之無敢忤其意者高宗雖因目疾欲令攝政亦勢逼而然處俊不顧禍患懇諫其事至引魏文不許皇后臨

朝為證是時處後之心止知有社稷之計不知有身計也言既激切又得義瑛為助雖昏主悍后義不能違夫人臣事君見大過而不敢言臨大節而不敢當者正欲保位避禍也處後當后擅權上下危逼之際忠言確論力救其事義瑛協心助為之言二公終保大位不罹其禍如于志寧輩預廢立皇后之議願望不言乃保位避禍之意也然終不免譴黜一刺史而歿但得畏懦不忠之名為世所罪又豈能保位避禍乎然則事君者固不可自計利害也邪正在於所守

禍福繫於所值所守者節也不可不固所值者時也此不可必惟能不失忠義大節則窮通死生賢矣

劉仁軌詩李敬元統兵禦吐蕃王師覆敗

論曰王者能知人能駕馭臣下則不敢欺矣將相不忌賢不私怨則國事濟矣李敬元不練邊事與劉仁軌立異此廟堂之上恥所不能忘其賢而違其議也仁軌知敬元非將帥才決請鎮守使之敗辱此時其功名欺君以逞私怒也高宗不察李令不能統兵但狗仁軌意遣之尋致兵師敗衄自損國威此時時於知

人之明失馭臣之術一舉而君臣之間俱不免過然
仁軌之過大矣

中宗

裴炎請太后歸政太后殺之

論曰裴炎死雖由直議迹其本末自取之也武后篡
奪之勢非一朝一夕為之方欲因事立威以震懾中
外然後行其所謀中宗即位之初過寵后父炎力爭
之因有讓國之言蓋一時忿激之詞也炎諫於外武
后制於內一孱主豈能有為何得因一時忿激之詞

便謂不堪輔佐遽行廢立蓋炎自以忤意預憂禍及
遂附武后為之謀爾殊不知后既能廢帝立少子天
下之權皆出於已其勢至此事肯已乎况素有異謀
也炎方區諫正其過又請復政少子盜欲取人奇寶
已預其謀既使得之乃以廉耻為責令歸其實言得
從乎言既不從禍可免乎故曰炎之死亦自取之也
夫為人臣者雖當盡力於事在擇主之正與不正爾
主不正而盡力鮮有不罹其禍者蓋共事之時知其
計畫所長用心所向得志之後必慮復與人謀則不

利於己故有忌之之意矣與劉禕之程務挺輩相繼被戮皆自取之也

不稱武后年名

論曰武后僭竊位號唐史臣修定錄撰國史者皆為立紀繫后事於帝王之年列偽國於有唐之史名體大亂史法大失矣後史臣沈既濟奏議曰中宗以始年登大位季年復大業雖尊名中尊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足以表年昔魯昭公之出也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君雖失位不敢廢也今請併太后紀合

中宗紀每於歲首必書中宗所居曰某年春正月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則紀稱中宗而事述太后庶名不失正禮不違常此得春秋之法足正唐史之失也故從其議書武后事於中宗紀中武后改年皆是妄作今起嗣聖繼以景龍武后所改但存其名備證它事而不以表年焉所以正帝統而黜僭號也

狄仁傑薦張柬之為相

論曰觀武后用張柬之見其任賢之術也武后臨朝

僭竊二十餘年所用之人姦正相半蓋后俊智之性有過於人謂不用姦人無以成已欲不用賢人無以庇已過然持大權者多賢才也如狄仁傑姚元宗相於內婁師德郭元振將於外天下事何慮乎故雖克殘不道不至禍敗者以此也當仁傑元宗相國才謀之士不足於時尚致一訪於二相求大才以備任用二相力薦東之立命作相其推心不疑如此則向之任用之意可知矣豈非得任賢之術也一婦僭天下大號恣行凶虐尚以大權付得其人久不禍敗為人

君者能推誠任賢天下豈有憂患乎

廢武后

論曰舊唐史書武后傳位於中宗蓋史官諱其事也然桓彥範傳書武三思以武后為彥範等所廢常深憤怨又於武后實錄書彥範請太后復辟卧不語事是廢之為寔今述其實事書東之彥範等遂廢武后所以明大法也唐之天下高祖太宗之天下也高宗傳受於祖宗及其崩也以子託后、擅威權乃逼奪其位僭竊大號恣行兇虐毒流內外踰二十年不道

至此若終身無禍何以作戒於後况寔廢之安可諱也若以中宗武后之子也彥範等奉子而廢母於事不順是不達其理春秋莊公元年三月夫人孫於齊此莊公之母也以悖亂之事去其氏貶之則春秋之法可見矣武后奪嗣君之位變唐國號凶威虐法為害歲久安得無所貶也况書廢武氏者廢其僭竊之號彊大之權復后之位南復后位所以奉祖宗之法豈不順乎故用春秋之法為唐貶絕罪人且作戒於後也

韋后安樂公主進鳩帝

論曰中宗真天下下愚之人不可移之性也前代人君如太甲者中人之性甬始以失道為大臣所廢遂能深思前過自新厥德暨復正位享國永年中宗即位之初過寵后父因大臣切諫有不道之言為母所廢流離艱苦凡十五年賴祖宗功德入人至深天下之心繫於後嗣故忠義之臣出死力以救始得復歸京師及正位昏庸之態又甚於前崇寵韋氏使預國政縱其姦惡一不為意忠臣諫而不納凶人進而得

計賢者罹罪邪者受寵紀綱法度紛然無一條理是中宗歷憂患二十年未嘗省過也未嘗修己也人情邪正都不曉也世事美惡都不辨也昏、然何等人爾故復位數年孱惑如故豈非下愚之人不可移之性歟卒至凶婦逆女結邪謀而終由以至愚自貽其禍也

唐史論斷卷上終

唐史論斷中

睿宗

景雲年

論曰古之人君即位必踰年而改元者先君之年不可不終也繼大位不可無始也一年不可二君也先君之年不終則後嗣急於為君而忘孝心矣繼大位無始則布政立事無以正本矣一年二君則國統不一而民聽惑矣典法如是之重人君可不謹其事歟睿宗於中宗雖兄弟之序然繼其位則同於先君安

得不得踰年而改元蓋大臣昧於經義而然也今書景雲年者不可分中宗所終之一年為二又不可託睿宗之始年謂之二年故變其例所以戒無禮而正不典也

傳位皇太子使主細務

論曰睿宗以次子平王賢而有功取內外屬望之意送長子辭讓之誠立為太子又以時多艱上象示安知行事不當天意遂傳位於子寔大公之心安宗社之計也奈何為一妹所惑雖傳位而不授以政使太

子稱帝而主細務自稱太上皇而斷大事此體豈正乎故養成一妹大惡致奸人黨附從而遂謀賴太子英果先事誅之不然內難可測乎蓋睿宗雖有大公之心而明斷不至也惜哉

玄宗

相姚元崇

論曰天子任輔臣非知其忠推誠待之何以責成功輔臣荷天子之知非素蘊策畫通達時務盡節行之何以稱大用明皇之用相姚元崇之事君得其道矣

初明皇以崇可相將召之張說輩讒言交結一不能動遂以大柄付之崇荷其信任之意力救時弊行之不疑數十年紛亂之政旬日而變紀綱法令卓然振起非君臣相得之誠至深至恚何以及此然為姚元崇則易為明皇則難自中宗復位承武后暴政之餘且為韋庶人所制用姦貪去忠良官職無叙紀綱大亂重以太平暴橫不改其惡中外人心思治甚切崇有才智固能觀時事之弊知變之之術一日當國政順人心行之不難耳明皇居藩邸已憤時弊之甚即

位之始銳意求治任崇固宜但張說有輔翽舊勳素親倚方居左右與崇不協崇雖才過于說適在踈遠不任說而任崇此所以為難耳也嗚呼人主知踈遠之臣可用付以大柄推誠待之使盡其心以成開元治平之業後之人主固宜以此為用賢之法也

開元神武皇帝尊號

論曰古天子之稱曰皇曰帝曰王蓋稱其德也秦不顧德之所稱但自務尊極故稱皇帝然亦未有尊號也至漢哀帝始有聖劉太平之號此豈可為法乎高

祖太宗各有功德俱無尊號高宗殉武后之意始稱
天皇中宗後常庶人之欲乃號應天二宗並為婦人
所制網紀號令不由於已其行事紛亂果合天理乎
而稱曰天皇帝號曰應天是妄自尊大但取千萬世罪
與笑耳明皇以賢繼位祖宗善惡之事聞見固熟何
故忘高祖太宗之寔德襲高宗中宗之虛名蓋臣下
諂諛不守經義逢君之過而然也故所上表明言何
必稽古此人臣不忠之言且人君行事不可泥古之
迹又不可不稽古之道泥古迹則安於通變之機不

稽古道無以成大中之法况明皇英偉之主志氣雄
俊臣下常以古道諷之尚慮越逸可得更言何必稽
古以尊其侈心耶

酸東縣尉袁楚客上疏諫娛樂

論曰開元二年明皇方勤政治用才傑百度具舉內
外無事寔有成平承之風聽政之暇頗事娛樂以人之
常情觀之天子當成承平之時稍自娛樂未為大過
然深計遠慮之士已憂之矣蓋人情大抵好逸憚勞
志氣稍充目前無患鮮有不驕惰者驕惰不已憂患

遂至此事勢之常也况萬乘之貴為天下所奉又當
內外無事恃此自樂驕怠之志必從而生姦人窺其
情益求美物作奇伎以奉之心說意快以寵其人一
寵之則姦人之徒爭奮其計矣姦人得計時政必壞
日復一日亂亡自至此人君好逸樂之常勢也故楚
客一窺明皇娛樂之意以太康失德不聽五弟所述
禽荒色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之戒遂至失國秦穆
公崇飾宮室由余訊其勞民能改其過乃興霸業之
事上疏言之以止驕逸之漸明皇雖容其言而娛樂

不改其意自以大功即位方任賢才致天下無事我
娛樂何害哉所以忽其言不聽蓋明皇才俊性英豪
向在藩邸歷知民間事觀常庶人之黨勢危社稷遂
起兵討之能成大功茲乃感憤而為也及即位勵精
政事委信賢佐命盡除前日之弊然英豪之性不能
純入於道見時無事乃以娛樂為意殊不知娛樂浸
久志意漸昏姦邪乘間以進自致危亂也但明皇雄
才大畧雖務娛樂猶倚任正人以了國事德澤之廣
入人甚深故久而後致天寶之亂若中材之主不及

明皇才畧復不能任賢致天下無事如開元時稍縱娛樂不待久而亂矣或曰人主當天下無事時不可自樂乎曰天下之大政務之廣堯舜至治之世尚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戒慎若此後世之治望堯舜遠矣一時無事得不慎其微乎然人主聽斷之暇宴樂以節游幸以時豈不樂乎况天下奉之意無不滿何必從禽獸廣聲色使姦人得以窺其欲耶後世必法堯舜常保儉德恐有不能但或嗜好於物不可使有形或倦怠於事不可使有迹外或有思倖之臣

權不可假內或有嬖寵之人言不可惑或嗜好一形則小人極新美之事曲奉其欲而有所希矣倦怠一露則邪臣陳安逸之趣迎導其意而有所要矣假恩澤之權則黨附必衆而擅恩威矣惑嬖寵之言則私謁盛行而政令撓矣明皇在位既久四事皆不能慎故啓天寶之亂然則天寶之亂原於楚客上疏之年矣

盧懷慎遺表薦宋璟盧從愿

論曰太宗嘗賜魏徵手詔言晉何曾不忠之罪蓋謂

曾窺見武帝奢逸之心不能切諫但退有後言也觀
懷慎與宋璟等所言頗似何曾之言然懷慎與曾言
同而意則異矣曾自以奢縱為時所訕見主之過默
而不言此正保位耳其與子孫竊言又欲取名於後
世也懷慎清儉有節性復公正非懷祿固寵之人也
其主方勤政治未有深過但以高識見其萌芽不聞
切諫此亦可責能與璟等深言且力薦之是使諫正
於後以此論之懷慎與曾言同而意異矣也夫大臣
德望有素無保位懷祿之迹若觀主微過而不言又

能薦賢者諫正於後尚可掩過如德望未著見主過
而不言又不能力薦賢者使之諫正此懷祿固位之
人雖竊一時富貴千載萬世識者視之當為罪人矣

用李林甫平章事

論曰帝王之命輔相或自知其人或大臣所薦必名
德有素才能已試者始可協天下之望林甫先圖郎
官源乾曜薄其才行不許郎官不可為則其人不賢
衆所知矣及宇文融引之為党歷中丞侍郎無一善
績可稱雖為韓休所荐休之言亦未必能信於主但

武妃力士內為之助遂至大用爾假如明皇以林甫是韓休所荐休有一時之名其言雖可信豈不思哉武妃力士吾之嬖寵者也林甫為近臣能使嬖寵者為之言其人姦佞可知矣假如惑嬖寵之言不辯其佞既相之後能議何事况不知學術有何所長而任之也是林甫凡百奏請但能希意旨以取恩寵耳况人臣奏請之事若有合於主意當放其經世濟民理道明白始可無疑若事不合於主意是明有所希而然也况本因嬖寵而用又奏請之事皆合已意凡帝

王稍明理道者豈不復慮哉明皇天資不為不明一日昏惑都無念慮遂使姦臣擅權終亂天下則嬖寵之為患也如此夫帝王荷宗社之重主生靈之命不得賢輔何以興起治道求賢輔無他術必取名德有素才能累試者可矣若名德未著才能未彰但取嬖寵之言而命之以迎意希旨而任之是上忘宗社之重下輕生靈之命欲天下不亂不可得也林甫任用浸久內則起大獄引揚國忠使倚貴妃勢以害忠良致其權力外則保任蕃將使專節制利其無入相之

路養成祿山凶威則天寶之亂林甫致之也噫天子一聽嬖寵之言任姦人相國以其迎意希旨而寵之遂起大亂已罹播遷之禍民陷死亡之難後世人主得戒之哉

張九齡請斬安祿山

論曰人君有忌心則賢者不能立事軍國之務至衆一人之智固不能了必藉賢者謀議也賢者謀議多出衆人之見非英睿求治之君往不諒其心或以忤意厭之或以立異惡之姦邪希旨之臣撫疑似之

事從而讒毀則人君忌之矣既忌之不惟謀議難合且欲聞一時怒氣多方沮之雖理道明白亦不從也賢者為人君所忌如此欲立事得乎九齡以高才直道居輔相之位值明皇倦於政事厭聞讒言方且倚任李林甫姦臣謀議固無所合及奏祿山逆狀此先覺獨斷之論非常人可明其以將校敗衄請行軍法此有何難明之理况祿山素無賢名又無大功本以勇銳可用今戰而敗衄則勇銳亦不過人不知以何功德可贖罪也是明皇特以九齡議論堅正多所違

忤又聽姦言讒間久有忌心因不沒其言而沮之也噫賢者忠於國而君忌之謀議之事雖理道明白不逆其言在賢者無負於國矣但人主內倚姦言外養大惡遷播之辱歸咎何人哉

刑罰幾措推功李林甫牛仙客

論曰或問開元二十五年明皇用姦人逐賢相戮直臣殺三子此國事大失人道幾喪也有何德化尚致天下訟獄希少曰國政善惡皆有後效明皇即位之初勵精政事得姚元崇宋璟張九齡之後繼為輔相

盡心贊助故德化被於人間風俗既厚獄訟幾息及在位漸久怠於政治雖姦人邪乘間而進尚有忠賢任事未至大害於政及罷免賢相專任姦人直臣言事遂遭殺戮三子無辜俱以讒死其他流貶者不可勝道此固君之大過但惡在於內而未及於民前日為善之效流風未改故獄訟尚希也林甫自以專任經歲姦迹漸露取天下一善事掠之為功將以掩罪徐嶠輩小人得希其意妄托微物用為靈異上以固主心下以愚民聰明皇惑其事從而賞之自此擅威

權起大獄姦惡日盛甚無所不為天寶之亂乃為惡之效也為君為相者勿以目前善迹便為已功當顧已之行事如何耳善惡之事未有不效者也

母忠王為皇太子

論曰國之廢立太子可容易哉其立之也非嫡不可非長不可非賢不可開元初明皇立瑛為皇太子非嫡也非長也但以母善歌舞寵之遂立其子立之固容易耳然立之二十餘年名分久定雖不聞大善亦不聞有過又可容易廢之乎不惟廢之復殺之矣此

雖武妃妖惑林甫賊計所致迹其本末亦由張說之過也明皇諸子皆非中宮所生也慎擇賢者立之可矣何必即位之初急立太子蓋方寵瑛母用悅其意耳立之歲久中外不聞其過人心有奉矣開元十七年忠王領河北元帥與百官相見張說退而言曰嘗觀太宗寫真圖忠王奇表寔類聖祖社稷之福也太子在上而說稱忠王奇表比之聖祖事果便乎蓋昭成方娘說侍講東宮知其異事謂王當受天命故因事言之使眾知耳亦或有結王之意說事明皇不惟

東宮之舊復贊先天監國之事情義至密非他相可
比故任用以來言必從計必行觀忠王之事豈無密
謀潛議也若果以瑛之才不能任唐事忠王賢足以
代之何不定計退瑛於藩而立忠王使父子之際無
大過何得密稱忠王之善而無所定計計雖不定明
皇意已移矣天子於太子有移意則嬖寵姦賊之言
入之易爾以此論之豈非張說之過也不然二十五
年張九齡以直被黜朝廷之士知明皇方惡直言林
甫方肆凶計誰復開口敢謀國事明皇於林甫之言

無不聽納惟立壽王瑁事不聽而卒立忠王也然瑛
之才遠不逮忠王無以辯之但以國有太子而說稱
忠王之美又不贊定立太子之計使處置得所終致
明皇殺子之意惡說無以逃其罪矣

用聚歛臣王鉞

論曰正觀十年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奏銀坑事太宗
惡其言利遂斥之不令立朝詳味當時致治之風堯
舜何以加焉天子富有天下惟患德義之不充不患
財用之不足正觀中天子勤勞政治敦尚儉德非賢

者不厚礼非功臣不寵賜內無嬖人專其恩外無姦臣窮其澤所用固有節所歛固不厚但慮人才未盡用生民未盡蕪意常不足爾天子務德義如此所以言利之臣不能洽也天寶之初天子厭倦萬幾日恣侈逸內有嬖人擅其寵外有姦臣導其欲恩倖寢廣用度日增常入之物不足以充其費必誅剝生民而後已此所以言利之臣必用於時也常堅以漕運寵楊謹矜以積財進至王鉞任用則剝割極矣民以戎死邊追理舊課詔恩給復而廣收脚費寃痛之聲徧

于天下鉞方以所聚之物謂之羨餘納于內庫以奉天子私費嗚呼天子之費豈有私乎且天子為生民主民勤力以奉之財賦之入固有常數入既有常用得無節乎故行賞於人使內外稱之曰宜也施惠於人使內外稱之曰宜也今乃恣奢逸廣偏賜嬖寵之家競為僭侈權倖之輩各極其欲是明皇用聚歛之臣割肌膚搥骨髓以快姦人女子之心尔快姦人子之心而取天下之怨欲天下不亂不可得也王鉞聚歛極矣繼以楊國忠用事尤恣無名之取故明皇私

費滋廣而內庫盈積季年之亂復資盜賊之用是明
皇寵姦巧之臣窮生民之力始則奉私愆終乃為賊
資也世之論治亂者多謂繫之時數今以太宗明皇
之事驗之太宗斥言利之臣而天下自治明皇用聚
斂之臣而天下自亂然則治亂果繫於時數乎後之
王者宜鑒於此

中官輔璆琳稱祿山不反

論曰人主信任中官無甚於明皇也祿山領三道兵
權勢力至重又請蕃將以代舊將反計可知楊國忠

以貴妃之親極公相之位明皇寵信言無不從及奏
祿山逆狀流涕言之是必欲感悟主心也然而明皇
竟未之信潛使璆琳往察其狀是信國忠之意未及
於中官也其意曰國忠我之寵丞相也但祿山有功
不無忌嫉則其言未必忠於我也璆琳日在左右我
所親信委之以事必盡忠於我也以此待璆琳之意
過於國忠及為璆琳所誤遂成大亂雖誅之何益後
之人君信待中官者可不慎哉

肅宗

李光弼斬御史崔衆

論曰將帥專閫外之事不行法不尚威固難以立功然行法尚威止以制服部下將士使一聽吾令盡力於事也若天子遣使於軍中有所違犯亦自戮之則置朝廷於何地况靈武初基大亂未定為將帥者固當盡忠義之心尊奉王室以起盛大之勢尚慮威靈未張安得為強橫之態以輕朝廷即崔衆奉詔交兵驕慢將帥此固有罪奈奉朝命何不論奏其狀乞行國法於時天子方倚注將帥無不從之理天子從之

而行法則將帥尊朝廷威二事俱濟矣何至忽其無禮遽行軍法朝廷已任其人堅拒王命至言宣勅則斬中丞拜宰相則斬宰相此強橫之甚矣且穰苴之斬監軍以苴起卑下未為將士信服故請君之寵臣監軍因其有犯而行法立威以濟國事非已有所忽也光弼受將帥之任功效已著威名已高不待戮衆而三軍信服矣况衆為御史奉朝命交兵又非監軍之比以驕慢戮之是因忽而行法至有斬宰相之語豈非強橫之態也將帥之臣遇朝廷微弱強橫自恣此

固跋扈者常事但光弼忠賢不當如是蓋暗于大體
忿而不思也光弼將帥之才傑出於時平賊之功高
於諸將晚為讒人所間大節微虧蓋不能去強橫之
態也惜哉

賊陷睢陽害張巡

論曰宰相舉事繫天下利害常畫大公之心尚慮智
謀不周或至敗事况挾不平之意乎房瑄之為相也
與賀蘭進明有私怨進明帥河南既兼御史大夫是
假風憲之威以重其任瑄又用許叔冀為都將亦兼

大夫均其官使不為下此宰相乘不平之氣舉事甬
遂使睢陽危迫而進明不救忠賢教人為賊所害軍
民之衆罹其荼毒或曰賀蘭進明好進之人巡遠功
名既高固有嫉之之意雖無許叔冀爭權未必出兵
救援則睢陽陷賊寔進明之罪不繫房瑄之過也荅
曰進明先授攝御史大夫不滿其意遂極言排瑄交
憾愈深此固好進之人及帥河南權任甚重瑄或慮
其難制必用大將以分其權則當擇賢才任之使共
力國事奈何叔冀一狡險人為都將復重其官與節

帥等是正使各尚氣勢不相下爾豈宰相大公之意也。不然進明雖好進於巡遠功名不無嫉意當南霁雲求救忠義憤發言詞哀切是以感激於人稍意異木石者必動心進明亦非全然凶狠不知情義者安得絕無救意豈非有憚而然耶。或曰韓愈作張巡傳後叙止言進明嫉巡遠聲成功績出已之上不肯出師不言叔冀事。答曰愈叙張巡事以李翰所作傳尚有遺落據汴徐間老人所言者書爾。老人傳當時事又豈能窺進明之情況愈所書止曰遺事故不盡其本

末唐史高適傳載移書許叔冀使釋憾同援梁宋此事尤足證明則房瑄挾怨用人致睢陽陷沒頗為得寔。嗟夫瑄以時名作相不能立大功輔大業已負肅宗倚任之意又挾怨用人致敗國事則瑄之流落以沒非不幸也。後之為相者戒之。

烏承恩為史思明所害

論曰李光弼謀史思明事何不度事機不顧國體之甚思明為祿山逆黨罪不容誅但能泣耿仁智忠義之言以范陽一道歸於朝廷雖險詐之心未可全信

已能斬安慶緒之党表歸順之節天子命之節帥封之王爵恩寵方厚未見復叛之迹何遽遣人圖之也若以叛逆之罪險詐之情必不可留亦須國威兵力足以制服其心赫然命將誅之示天下去惡之法何至方降國命之際乃遣人為之副介使潛結部曲圖之此豈國體也况河北殘寇尚未平定叛逆之党方觀國之恩信厚薄為向背之計思明既以歸順被寵隨而圖之致叛者決其計此又豈事机也使思明復叛大亂兩河毒生民敗王師凶勢之盛數年始平由

茲失策矣噫光弼賢將謀乃如是之失後之謀國者事者得不深慮之

九節度使討安慶緒

論曰用師不立統帥固鮮成功又况內臣監其事也慶緒反於東都兇勢已去雖有眾數萬尚據相州人心賊氣不同前日一子儀一光弼討之沛然有餘力何必二帥並命既以二帥俱元勳難以相統故不立元帥雖失用帥之法別無維制猶可成功何至假魚朝恩觀軍容宣慰之名朝恩內臣天子所親信者也

天子親信之心臣而觀軍容且復宣慰是主一時之事也既主其事必有預謀畫作恩威取功名之意然子儀光弼以元勳自任必不曲從也諸鎮之將觀其勢肯不附託乎肯無畏避乎也將各自為謀子儀光弼盡力於事命令不能制於衆矣措置如是欲不敗不可得也故數月間不能平定殘寇九鎮之師卒潰而歸河南之民大罹其毒由茲措置之失也

李峴降蜀州刺史

論曰肅宗逐李峴不唯為內臣所制亦昏暗然也峴

之名德為時信重作相未踰月謀論風采已能聳動中外及論毛若虛姦回致崔伯陽等無罪譴逐此固易明之事一縣尉捕捉殺馬坊卒非兇暴之甚安敢行法李輔國言卒之寃伯陽等按覆之具得其狀獨若虛附會輔國力言其寃肅宗不信伯陽等公正之言但憑若虛姦奏豈非為輔國所制既枉逐正人宰相辯之復以為累且對待臣言峴專權逐之遠郡猶為寬法是果不能辯曲直察枉正昏暗之甚也輔國一閹人以護從微勞寵用過分遂致強橫撓亂國法

公卿百官承附者衆峴既為相首論其狀輔國尋讓
任用雖出忿意是亦知懼也一閱人強橫天子不能
制大臣不敢忤賢者作相首挫其鋒若任之歲時必
能制其姦惡不至於甚峴方盡心國事無所畏避肅
宗以為專權而逐之養成輔國之勢卒至大惡噫肅
宗中興之主也以過寵內臣遂昏情至此惜哉

代宗

僕固懷恩苗賊將分帥河北

論曰僕固懷恩苗賊將之降者分帥河北以為已援

此固不忠之罪然觀其情有所憚而為之肅宗寵信
內臣為將帥之患郭子儀討平大亂收復二京元勳
厚德天下瞻望但不與魚朝恩相協為其讒間遂罷
兵權李光弼戰伐盡力動有奇功才謀忠勇冠於諸
將亦為朝恩所撓致有敗衄懷恩前送子儀知其事
矣後事光弼憚其官嚴而不附遂與朝恩協議以敗
其功又施其計矣以李郭之功不能固其權任况他
帥乎又觀代宗即位之始程元振請託無罪而殺此
恩來填居將相之任一不從元振懷恩所以不肯盡忠也若懷恩止慮賊平寵哀他無

所憚則其父子力戰不踰年平定劇賊一門之內死
王事者四十餘人此豈欲養賊乎何已乎大盜而存
其餘孽是必有所憚而然用人主任將帥使之盡忠
有常道矣駕馭之術賞罰之典固不可失機會能不
容權倖之人間其思沮其謀使內有所憚外無所撓
天下有事即當大任而無他憂天下無事則荷眷寵
而不衰替則盡忠者衆矣肅代皆寵內臣過厚待將
相不至使懷思猜貳自為身謀狡計一生河北非天
子有矣

顏真卿降硃州

論曰君之逐臣也或自見其過或為人所言自見其
過必無忌心可矣為人所言尤當觀其狀察其情也
顏真卿立朝議論風節時無比倫元載作相方引用
私党惡人之言遂請百官言事必先咨宰相而後上
聞真卿極論其事以謂蔽塞言路過於林甫國忠時
中外傳布稱真卿言為當故載深銜之因真卿攝祭
太廟以祭器不修言於朝遂誣以誹謗而逐之且祭
器不修衆所共見况繫有司之言博之豈為誹謗哉

代宗雖非英睿之主亦非昏庸真卿之賢理宜知之
載怨真卿之情理宜察之何不能辨其事而逐真卿
豈非以載方擅權不能違其意乎代宗行事素尚寬
厚且容宰相擅權而逐賢臣則尚寬之為害也如此
夫君之為國也必有駕馭大臣之術有主張賢人之
力然後大臣不敢擅權賢人得以立事代宗不通是
道故元載積惡真卿不容於立朝大厯之政法度廢
弛由此致也

李寶臣為馬承倩所辱復叛

論曰天子遣使方鎮所以禮將帥恩軍民察事機也
非謹厚有識之人惡可充其任况方鎮承朝廷姑息
養成跋扈之勢久矣一日有奉詔立功者遣使撫勞
尤在擇人天子但信任內臣不擇而使可乎河北自
天寶末為賊所據至寶應中始平之僕固懷恩奏賊
將之降者李寶臣臣承嗣輩分帥諸鎮遂擁強兵署
置將吏擅其土地不貢不覲交相親結勢不可破凡
十餘年間朝廷止以目前未叛為安不能制馭也大
厯十年田承嗣叛會李寶臣與之有隙表請討之代

宗遂命出師寶臣果能與李正己破承嗣之衆擒其將歸之京師是讐怨已深功效已著此天賜之機使唐統制河北也于是時朝廷當選賢明公勤之臣使勞其師恩其軍以厚禮安之正言論之則前日桀黠之心必盡變今日已成之效必盡力乘勝破滅承嗣魏博自歸朝廷命賢帥守之寶臣正己自以有功於國各荷恩獎欲不效順不可得也苟復跋扈必有一先動者別帥討之尤易為力豈非天使唐統制河北之機耶今乃使中官劉清潭勞賜將士所至高會不

時進發致恩賞失時已沮三軍之氣矣又遣中官馬承倩宣勞寶臣無見貪愚之人不知廉耻不識事宜寶臣遺之百縑承倩詬罵擲于道中寶臣慙怒復與承嗣相結正己窺之亦不盡力於是玩養承嗣朝廷不能制不數年河北叛亂遂成橫流之勢則天子任使內臣可不鑒哉

李栖筠卒

論曰天子擇宰相患不能知其人故所用或不賢賢者或不用代宗於元載知其不賢也於李栖筠知其

賢也知不賢而久用之知其賢而不大用何哉大厯
六年代宗察載姦貪故任栖筠為御史大夫使制之
自是數年栖筠雖盡公忠之節而載姦貪日甚卒不
能制蓋宰相任天下事御史大夫主風憲權固不侔
况載內結倖臣外植姦黨使栖筠並相守道寡援尚
慮未勝一風憲職誠難制之也代宗既知其賢胡不
罷載而相栖筠何至使憂憤而終也必以載有內外
之助未易可罷則內外之黨能惑人主始為之助代
宗知載姦貪既已不惑其黨安能為助既不能助又

何憚而不罷也至十二年發載罪誅之內援者戮外
黨者逐又何難哉豈非稔載之惡俟其極而去之也
殊不知稔其惡數年間亂國事害生民多矣蓋代宗
優柔雖察載之惡而斷之不蚤遂使姦臣大害於國
賢者憂憤而終惜哉

德宗

開陵陽渠城原州

論曰揚炎為宰相論內庫之弊使財賦一歸有司言
租庸之害定兩稅以便天下才力頗稱其任矣及建

議浚陵陽渠不從嚴郢之言以起民怨城原州不納
段秀寔之計以致兵叛何其自敗功業也宰相之任
固當竭力才以興國事苟謀議未至安得不從人之
善况浚渠之事嚴郢引內園園種稻之費以明之利害
甚顯何故不從其言也原州之議請秀寔俟農隙興
功是將安衆而立事又何故不納其計也不惟不從
且仇其人矣盖炎自恃才力方持大權不欲天下之
人一違其議故樹威如此殊不思宰相之議繫天下
利害必在於是用未至於是有違之者安得不從也

從於善人稱賢矣已有賢名則何損才力何害大權
乎茲至公之道也炎雖有才而心不公故不能成就
功業卒至禍敗後之為相者戒之

楊炎敗揚州司馬賜死

論曰楊炎懷元載私恩仇劉晏而害之此固大罪正
名誅之宜矣然炎之害晏本出私怨德宗殺炎又非
公法始炎譖晏言嘗託附獨孤妃欲立韓王德宗不
察虛寔便以晏不利於已至遣使先殺晏後詔以忠
州叛罪之此君與相俱以私心殺害勲賢仍誣其罪

用掩已過是上欺於天下欺於人中外冤惜固不能已也矣懼人言之多奏遣腹心使於四方言殺晏之事本由君怒以解已罪德宗聞之又惡殺勲賢之事乃在已怒矣有意誅之若下詔述已聽讒殺賢之過深自責雪晏之枉優加贈典正炎之事肆諸市朝猶可戒已失道明國常憲使姦險者知懼忠憤者快心反擢用盧杞姦惡益甚於炎乃加炎他罪殺之豈公也為君為相逞私欲如是相欲無禍君欲不危難哉

陸贄論吐蕃疾疫退軍

論曰觀陸贄論吐蕃情狀不足助國討賊適足為患此賢者遠識也中國有事藉外域之力未有不為大患者服荒遠貧苦之俗習爭鬪賊殺之事一日引之中國彼窺其利必當動心也且高祖初起義兵得哭厥數百人為助遂恃微功貪求不已後連歲入寇為關中患近十年高祖至欲遷都避之肅宗以慶緒之亂藉回紇助兵雖與將帥同收二都至許之害生民取貨賄茲固中國之醜又歲許賂遺及以帝女下嫁僅得一二年無事及遣兵助攻相州諸鎮軍潰回紇

亦奔此豈能必勝也代宗以朝義未平復藉回紇兵力雖得數千人來助驕橫兇悖元帥僚屬皆朝廷近臣多所鞭撻而死所過剽劫尤甚於賊賴僕固懷恩盡力始能同滅朝義代宗思賞姑息無所不至曾未數年已入寇畿甸矣中國籍外域之力其患如此非特古事為驗乃唐事實然德宗熟聞而親見也聞見而不能鑒又欲藉吐蕃之力蓋當賊泚之亂車駕播遷艱危之中復行誤計用吐蕃祭點甚於諸戎結贊好謀尤多姦詐德宗雖遣使賂遺促其發兵已與賊

泚交通為觀變之計賴天祐唐祚使遭疾疫而退不然陸贄所慮進兵畿郊不却不前外奉國家內連兇逆兩受賂遺且恣剽劫王師不得伐叛庶民不得保生賊雖耗亡我亦困竭其勢至此唐祚危矣則中國雖哀不可假外助明矣不幸有事惟推至公誠任人以激忠義天下之大臣民之衆必能盡力於國苟藉外域之力未有不為大患也

盧杞姦邪

論曰李勉以盧杞姦邪天下皆知獨德宗不知所以

為姦邪此勉知其一未知其二杞姦邪惑主固有其術其始未能辯也及以大罪竄貶德宗復念之此由性所合爾蓋德宗性忌盧杞性險人臣希主所忌之意而行其險計此固易合也當李懷光赴雒奉天杞懼言已之罪故沮其朝見致懷光怨望以叛德宗悟其事已遂杞矣悟其事是辯其姦邪矣既辯而復念之蓋當危難則不敢徇已之情懼臣下不盡力於平賊也賊既平復歸京師又欲肆已所為顧朝廷之臣未有如杞能希其意者故念之念之必將用之豈非

性有所合也賴忠賢力諫其事杞復早死不然杞必再用則天下再亂矣人主性忌者宜戒之

李晟論張延賞過惡

論曰初德宗用延賞相舊史言李晟與延賞不協表論其過故改授僕射初疑以為晟恃功挾怨以沮延賞及詳其本末乃晟忠於德宗非恃功挾怨也晟雖雖一代元勳位崇官極常慕魏鄭公之為人思致君如貞觀之治事有當言犯而無隱至德宗相延賞表論其過者知延賞非宰相器也但德宗注意延賞必

欲大用乃諭晟與之釋憾會劉元佐韓滉入朝以德宗意勸晟表見^薦延賞晟不得已言之此又見晟不敢恃功固拒主意為強臣之態也延賞既相為德宗寵待言無不從齊映居相位雖無顯赫才業言事存賢頗稱純直延賞嘗不足逐之遠郡怒晟不辭以讒言罷之其兵權又忌柳渾忠直擠之罷相本嫉晟社稷大功欲用劉元佐李抱真輩收復河隴以高之遂建議減官收俸料以助軍既罷晟兵權抱真輩不平遂辭邊任又減官詔下衆言不便延賞復請量留員數

以解謗譏作相數月銳意報寃舉事輕脫如此固非宰相器則晟之表論其過豈非忠于德宗乎但德宗好姦人必使延賞作相尚以早卒未能大害天下不然時政亂矣或曰李晟言延賞不可大用於主誠忠矣然將帥方成大功領兵權進退宰相可乎荅曰將帥賢如晟名德為下信服如晟者見天子命相非其人言之可矣不及晟者言之未免為強橫也

疑忌李晟

論曰李晟自偏將至節度使謀無不成戰無不勝威

名忠義為衆信服天子有將帥如此固可久任也況平大亂為一代元勳仁明之德忠直之節無賢不肖知之矣天子得不以任之乎德宗既委晟西北之任吐蕃畏之收河隴制諸戎必矣遂因入寇揚言以間晟且曰召我來何不具牛酒晟尋遣將出擊授以節制大破之以晟之元勳復有是功效稍有識者可辨吐蕃之情矣張延賞懷怨于晟承間讒之德宗遂惑罷晟兵權使奉朝請蓋德宗之性疑忌之甚也若止惑延賞諛言何故貞元三年罷晟兵權是年延賞死

至九年晟死其間吐蕃七年吐蕃數為寇竟不任晟兵權但使奉朝請終身焉豈非忌晟之甚也晟之元勳令德時無與比尚疑不用任他帥窺之肯盡力乎他帥不盡力不惟邊患不弭據方鎮而復為跋扈計者往、有焉知天子踈忌賢忌臣少畏憚也聽諛忌賢其患如此後代觀之宜為深戒

宰相崔損便辟同位

論曰天子置宰相所以助治國事安社稷泰生民也德宗用宰相但說奉已爾崔損清歷官請要無事善可

稱一姦人裴延齡荐之遂用為相居位八年畧無能
效為惟過為恭遜無事便辟以中天子意德宗雖知
衆議不容寵之終身焉是不求助國但悅奉己者明
矣助國之相非無其人德宗未嘗久用也如蕭復清
潔守正才識高遠論張鑑必禍言宦者干政識盧杞
奸邪莫非深切姜公輔博學純正好論時事奏拘賊
泚幾止其論亂柳渾方直慷慨敢言憂平戎之會為
戎所詐尋如其言陸贄善文辭識事機奉天作詔使
武夫感激使懷光軍定李晟移軍致專力平賊之議

凡論天下事無不得其體要顧此數人者才能謀議
咸有先覺至忠之效誠助國之相也德宗用之不越
一年俱以罷免復加譴逐益忌其言直又為姦人所
間也賢者既逐小人難用故藩臣跋扈于外宦官專
權於內法令不整朝綱日紊但容容然務行姑息之
政以苟目前無事殊不知宗社辱矣生民病矣萬乘
之體屈矣然人主多悅恭遜便辟之人者以其情嘿
不忤於己為退靜耳殊不知此類無才能無績效果
退靜何由得至左右也是必密為邪佞之計進于時

奸庸得志者以其附已趨向相合引而進之矣人主悅此類何不思用國之設官自宰相至百執事皆取其稱職苟不稱職但為恭遜便辟何補于事哉人主何不察人之本末而用之所用者有何才力立事有何勲勞濟物有何謀議助國有何風節著時由賢者所荐耶由權倖所引耶以事驗之賢不肖分矣若不驗以事但曰其人恭遜也人臣於天子豈有不恭之理但觀所為何如苟以循嘿為恭此正不恭之大者蓋循嘿之人見君之過不言也見事之失不救也時之安

常保其寵時之危不預其事奸人之意則曰我以不忤意得位君失道國不治我之寵不衰何必忤意而自令失位也庸人之意則曰我無才能君以循嘿而貴我君失道國不治豈我能救哉姑嘿以固其寵爾此豈非不恭之大者乎忠賢則不然見君過必言見事失必救其意曰我之君豈下古之明王哉我贊助之必至於聖而後已君之聖則時安而民泰我居位無媿矣若不言其過不救其失陷君于不明則時不安而民不泰我竊位之罪人也故盡心于國知無不

為其意如是豈非恭之大者乎人君以忤已反謂之不恭多踈棄之此不思之甚也雖然人臣固有美節可貴者如李靖在真觀中任僕射功名盛大恂退遜似不能言李鄘在元和中風績甚高自淮南帥召為宰相知倖臣所荐竟辭不拜韋澳在大中間任京兆尹才望甚著宣宗欲命判戶部澳嫉縉紳貪位敗教堅辭其任此可謂之退靜矣若無才無力過事恭遜何足謂之退靜此正奸雄固寵之術爾

唐史論斷下

憲宗

李絳料魏博事勢

論曰李絳料魏博事勢請憲宗不用兵遂收其地此真廟堂之謀與之同列者得其不推其賢贊其謀以濟國事安可異議邪河北自天寶之亂陷賊廣德初雖平之尋為強臣所據傳付其家各為子孫業至元和中六十年矣德宗嘗四以魏博叛逆遣將討之反致大亂憲宗又以鎮定拒命出兵伐之卒不能平蓋

三鎮相為勢援復結河南叛臣膠固其力不可卒破也及田季安死懷諫一稚子領軍府事李吉甫利其幼弱建議用兵以取魏博此固常人之見殊不知三鎮相結正為子孫計一稚子雖可取奈鎮救^他援何必又如前日伐鎮州之失策也李絳獨以先覺之明論河北諸鎮用部將之計令均管軍馬不偏任一將故力敵權均為變不得又當主帥威權能制死命此策在賊中固便今魏博之勢一童子為帥不能領事必偏任一將所任者權重衆心不服則六十年均任之

計為賊中患矣衆既起變必歸軍中一寬厚之人部將忽起主兵權懼它鎮攻討非納疆土歸朝則存立不得此必然之勢也絳料千里未形之事如見憲宗英明從之不兩月魏博軍中有變如絳所料部將田興以六州版籍請命於朝是絳之笑如神真廟堂之謀也初吉甫請用兵討伐絳料其勢堅止用兵當論未形之事以平常之見尚可異議及田興請命事已効矣猶請遣中使宣勞以觀其變待回日處置賴絳力爭不已憲宗頗有英斷不待使回授田興節度之

命使諸鎮畏威知恩平定兩河自茲而始以絳之賢
明忠亮吉甫和為何人然吉甫亦忠智可稱非庸常姦
回之人也但耻智畧不逮於絳故有橫議以撓其謀
至使內臣援助幾敗國事遂成姦回所為也夫宰相
謀謨係天下休戚也已有不逮理當博采同列嘉謨
固當贊助若宋璟與蘓許公同相明皇璟剛正多所
裁斷蘓順其美奏對則為之助故璟得盡其才為開
元賢相蘓亦復護美名于時若絳與吉甫權德輿同列
絳吉甫列于憲宗前論事形于言也其詣理者德輿

亦不能為之發明故時論以循默貶之然則宰相之
任能了軍國大事此固大才上也若智謀不至能從
同列之議而贊助之亦其次也若不能發明同列議
論循默不言斯為下矣若吉甫撓絳正論又與內臣
相結幾敗國事雖有他節可觀此一事不得不為姦
回也後之為相者切戒之

用裴度相

論曰前代以來天子有興治平亂之志而或功不成
事不立者明斷不足也以天子之尊有明斷之才何

為而不可蓋當興治平亂之時必究事機詳利害任
賢者去時弊救者之類君不能獨計必詳謀之臣
未必皆賢必有異同之論若辯之不至則惑則其事
不行雖或行之一姦人沮之則半道而止矣此明斷不
足之患也憲宗用裴度為相使平寇亂可謂明斷至
矣憲宗以河北藩臣不奉朝命方有平定之志吳元
濟於河南近鎮擅襲父位且放兵肆劫命將討之鎮
鄆二賊同惡相援乞赦元濟之罪憲宗不許但委武
元衡經畫其事又得裴度贊其大計鎮鄆二賊乘兇

忿恣行逆計至遣其黨于都下害武元衡及傷裴度
中外惶駭日虞不測有獻計者請罷裴度官以安賊
心憲宗大怒曰若罷裴度官是姦計得行朝綱何以振
舉朕用裴度一人足以破賊此真英主之言也夫能
知裴度之賢足以破賊明之至也京師兇賊竊發殺
害宰相不撓用兵之計斷之至也宜乎不數年誅除
宿盜平定兩河盡復高祖太宗之土宇非明斷之才
何以至此夫用兵固難事加六十年叛渙之地朝廷
恬于姑息一日決計征討止由明斷遂果有功若軍

國之事不至如此之難者天子以明斷行之豈有不
成乎哉

李鄴辭平章事

論曰李鄴辭平章舊史謂鄴雖出入顯重素不以公
輔自許此記事者不能知賢人心迹也鄴初為李懷
光從事不顧光逆氣焰而奮其忠義以郎官使徐州
諭叛兵禍福使之帖然息任京兆著剛嚴之名鄴之
風節如此元和初拜鳳翔節度使是鎮舊用武將有
神策行營之稱初受命必詣軍謁鄴奏罷之其不附

宦者有素矣及鎮淮南會吐突承璀監軍承璀方貴
寵鄴亦剛嚴自處差相畏重未嘗相失承璀歸朝薦
薦鄴憲宗用其言乃命作相鄴與承璀不相失者與
天子貴寵臣共事不可下不可慢百事及理禮而已
我謹于禮彼亦不能驕彼不能撓我事矣鄴
之意止于此豈欲其薦己哉君子進用于時不可失
其正況宰相之任安可由宦者引用此所以懇辭其
任止與前不受神策行營之稱同耳若謂鄴素不以
公輔自許則凡仕者非至懦之品誰不欲至貴位大

者思行其道小者思濟其欲況鄙之賢已位方鎮何不自許為宰相也鄙恥為宦者所薦不顧宰相之貴以全名節史官不能發明其事以戒世之奸邪卑猥附權倖以進而不知耻者乃謂鄙素不以公輔自許其不知賢人之心迹甚矣

注意相

論曰古人謂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此非通論夫天下安固注意于相天下危亦宜注意于相也相得人則將自出矣今觀唐事大可驗德宗建中時

以兩河亂銳意平定得馬燧李抱真李輩數歲名將任之竟不能平魏博淄青之亂反致大變者相不得人也所相者盧杞無公忠之心無經營處置之才雖有名將功不克成也憲宗自即位有興復大業之志首得杜黃裳陳安危之本啟其機斷繼得武元衡裴垍李絳裴度謀議國事數人皆公忠至明之人故能選任將帥平定寇亂累年叛渙之地得為王土四方之人再再見太平者相得人也則所謂天下危亦當注意于相得相得人將自出矣非其驗歟或曰建中之

間叛者李希烈田悅朱滔皆劇賊非元和中劉闢李錡盧從史王縱承宗吳元濟李師道之比也故馬燧輩不能平希烈等數賊高宗文輩能平闢等數叛臣也此由賊之強弱將之用力難易何繫于相之事焉答曰希烈等雖劇賊過于闢等然馬燧李抱真李晟之將亦過于高宗文李光顏李愬之徒矣將才賊且勢正兩相等前後成功異者寔繫于相也建中元中之事難以疏舉今舉一二顯者證之馬燧輩敗田悅田于洹水悅奔魏州城中敗卒無二三千人皆夷傷

未起日夕^變降燧等若乘勝進取獲田悅收魏博反掌間耳時河北劇賊惟悅：既平李納勢孤望風自降況朱滔等未叛河北既無事河南諸賊無黨援何能為哉但燧與抱真不和遷延不進致悅嬰城固守且誘朱滔等同叛遂成橫流之勢蓋燧窺朝廷之事盧杞所為險薄專招怨讐必無公平之法故少所畏憚敢乘私忿之心不了國事也杜黃裳薦高宗文討劉闢崇文固盡心國事黃裳尚慮未果成功以其所憚者制之諭之曰若用^不命當以劉濼代汝黃裳既薦

名將復以能者制之崇文不得不速于立功也裴度督戰淮西諸將聞之無不用命知度必能賞功罰罪也以此證之天下安危皆繫于相豈不章乎然相之賢非天子之明不能任此又見憲宗之明也憲宗之明能任賢相則德宗以政柄付之姦人果何如主哉元和之治建中之亂後之君天下者宜戒之

裴度罷相位

論曰憲宗用數賢相故能平治天下然數相中裴度功尤大惜乎以成大功遽為姦人所擠罷去相位何

何前日用度之明後罷度之昏也當淮西之亂鎮鄆連謀變起都城宰輔被害時不用度賊勢莫遏天下亂矣憲宗既以明斷用度得盡其才經營國事故朝政日修國威日振平淮西服鎮州收淄青四方欣欣再見平世度之大功如是若久任之真觀之治可復也但憲宗以世難漸平有侈樂之態奸人皇甫鏘本以聚斂進用至為宰相度極陳鏘姦惡之狀一不聽納鏘自知公議不容益以狡計固寵會內出陳朽庫物付度支鏘以善價賈之用給邊軍將士大怒焚

其所賜度入言之鑄于人主前引足指靴曰此乃內庫物也臣以二千得之其堅如此：真奴僕之態憲宗寵奴僕之人不顧忠臣之奏竟以鑄言罷度相位何昏暗如此蓋憲宗中智可上可下之主也當患難則能用忠良稍無事則必悅姦佞用忠良所以成已之事悅姦佞又以濟已之欲故前之用度其明出中智之上懼患難之大也後日寵鑄其昏在中智之下見世事之平也又素寵內臣吐突承璀承璀方用事鑄以賂結之奸計日行度不得不罷也度既罷鑄得

專養君欲自固恩勢憲宗方蕩然自得謂天下無事唯慮年壽之不長侈樂之不極鑄進方士以長生惑之宦官衆多日益親寵不數月為金丹所誤忿怒不常宦官遂起逆謀矣前日用賢能平天下後日寵奸不保其身以憲宗中智以上之主功業已成威福甚盛一日昏惑尚取大禍後之人君功業威福不逮者得不為戒

穆宗

失河北

論曰長慶失河北穆宗昏主崔植杜元穎輩庸才皆不足議迹其本由憲宗失之也元和十年憲宗用裴度相至十四年兩河平定天下藩鎮無跋扈之臣時方治平憲宗遂有驕逸之意以奸人皇甫鎛為相逐度出鎮憲宗既逐度穆宗止得用崔植元穎輩矣逐賢相任常才欲天下無事不可得身所以復失河北也一賢者相凡四年平定天下教常才相不二年河北復亂所謂天下安危皆繫於相事豈不明乎或曰憲宗用裴度相雖平定兩河然鎮之受代在蕭俛段

文昌崔植作相之時幽之納土在元穎相之後二鎮雖復失之本亦由數相得之何閔裴度事耶荅曰長慶初得幽鎮雖在植輩作相之時然本由裴度能定兩河致國威大振鎮州覩諸賊伏誅無所援助納德棣質愛子朝憂夕懼不敢保首領鎮既惧幽自懼伏矣致國威如是非度而誰植輩相穆宗得鎮得幽乘時得之耳有何施為乎亦猶李林甫牛仙客初相明皇尚致天下獄訟稀少也況蕭俛段文昌建議銷兵先以失策則植輩常才可知也兼不止失幽冀鎮魏

博亦為賊臣所據矣若憲宗既平天下深念安危之本不縱驕逸不任姦人使度久于其位經制國事以固本業穆宗雖中常之主碩大勲德為輔必不至荒僻姦邪倖臣憚宰相剛正必不敢肆其所為藩鎮懼宰相威畧必不敢跋扈若是天下豈有事乎憲宗既已逐賢相穆宗為君僅及中智數常才相之眾邪倖惑之朝政不修法度廢弛藩臣何憚而不亂也長慶君臣之事不足議其本由憲宗失之也

韋處厚乞相裴度

論曰韋處厚不顧李逢吉先受威而斥其黨不念裴度舊隙而言其賢此公忠之性過人而益之以至明也當昭愍即位以童年方倚大臣大臣李逢吉兇人也欺天子幼弱大植朋黨專報私怨有所貶逐者百僚賀于中書以明快意其姦兇氣餒至此在朝之人孰敢犯之處厚一侍臣孤直自立任郎官日常為裴度因事貶官逢吉于度亦所深怨也處厚犯權臣之威稱其所怨復不念已之隙力言其賢蓋以逢吉所為乃兇狂之態我公直無過何畏彼哉度雖嘗逐我未

知我耳河北之亂非度不能平定當天子憂憤之時
度方為逢吉所抑不得大用我近臣也安得以有隙
而不言其賢哉是公忠之性過人而益之以至明也
夫公忠則專計國事而不為身謀至明則深辦事理
之歸處厚盡是道宜乎位至宰相才業名德重于天
下也

昭愍遇害

論曰昭愍年十六即位非上智之性不復童心然能
納韋處厚忠言辨李逢吉奸黨知裴度大賢而召之

復相從李程之諫輟土木之役得李德裕奏令罷進
繚綾聽裴度陳論止東都巡幸復數視朝勤于聽政
以此觀之本非荒暗之主若忠賢久于輔導亦庶幾
漢昭之比也但為內臣惑亂極其荒僻而崩原其事
迹不止昭愍之過乃近臣積習之患也何以驗之緣
內臣仇士良致仕戒其黨曰今日為諸君言久遠計
天子莫教閒則讀書讀書則近文臣重文臣則廣
納規諫減玩好省游幸如此則吾輩恩澤漸薄權力
不重諸君常以毬獵聲樂惑亂之游幸之所極奢侈

盡竒伎使一處盛于一處如此則不暇讀書不親萬
機幾不知外事吾輩恩澤永無踈間觀士良之言則
內臣奸巧惑亂人主之術盡見矣夫功業之君在位
歲久如憲宗者不能免內臣之惑況沖年之君即位
之初乎雖忠賢輔導于外間數日一見率不過數刻
接對所言者多逆意之事奸巧內臣窮日夜惑亂所
言者多徇欲之事在沖年之君中人之性何理勝之
哉既惑亂之又慮沖年之性喜怒無定或責罰之過
禍及乃行弒逆之謀凡七年之間弒逆再矣後之人

主得不凜乎

文宗

貶杜元穎

論曰杜元穎事憲宗為翰林學士穆宗即位自司勳
員外郎加中書舍人不周歲用為宰相時議詞臣進
用之速未有其比宜聲所學盡忠節以輔時治苟謀
議有失但竭心于事亦可見大臣報國之節何得畧
無能效著聞于時已負國矣及出鎮于蜀遇昭愍沖
年即位首進卷畫打球衣五百事自後廣求珍異玩

好之具貢奉相繼用圖恩寵以至纖悉培斂大取軍
民之怨不忠無識一至于此人臣已為將相矣若守
正獲寵此固至榮然于將相之位又何以加若守正
自固而為主所踈矣已必無過亦不為辱至于名而
亦未必失何乃遇人君冲年專導侈欲以圖恩寵恩
寵果深欲何為哉李德裕在浙西昭愍凡有宣索再
三論奏罷其貢獻此以生民為意不奉君之侈欲也
觀李德裕之賢視元穎為何人蓋憲宗穎窺憲宗晚年及
穆宗長年即位多縱侈樂存厚織人二君長尚若此

昭愍童年尤當奢逸遂專以侈靡奉之殊不知窺時
作事而不正者事極而禍變起矣使元穎不誅斂民人
專奉君欲未必不登三事苟不登三事外不失方面
之任內不失尚書僕射之位反以圖寵之固專務誅
剝以取衆怨蠻賊乘隙大害一方坐視貶死遐裔後
之為將相者可不戒哉

辯朋黨

論曰人君惡臣下朋黨者以其植私而背公欺聰明
竊威福亂國政也朋黨為患如是誠不可不防然在

辯之精爾辯之不精君子為小人所陷矣蓋君子小人各有其徒君子之徒以道合小人之徒以利合以道合者思濟其功此同心于國事非朋黨也以利合者思濟其欲此同心于私計乃朋黨也二者混淆並進非明君曷易辨之君不能辨則君子為小人所勝必矣蓋君子之徒見義則銳意以進誠其言直其道不能曲防非意之事小人窺之懼君子道行則不便于已取疑似之跡讒之于君矣君子被讒又取耻自辨但守道自信而已小人之徒不然見利則說計以進

巧其曲言其意復彌縫其隙用心無所不至勝于人便于已險薄邪佞皆可為所以常勝于君子也君子小人情狀如此非君之明曷能辨也前代之君辨者少而不辨者多其事不能䟽舉直以唐之四事論之君至明則人不能誣人以朋黨君雖明為情所惑則不能察小人之黨辨君子之不黨君雖明而弱雖辨君子小人而不能制其黨君明不足雖察其有黨而不能辨其情之輕重真現中蕭瑀謂房喬輩數大臣相黨嘗獨奏云此等相與執權有同膠漆陛下不細

詢知但未反爾太宗謂瑀曰為人君者須駕馭英才推心待士卿言不亦甚乎何至于此時房喬輩同心國事知無不為瑀雖非小人但以性剛躁復多猜惑妄言喬輩朋黨太宗英明方辨其事不然數賢何以免責不惟不能免責且無以盡其才謀助成治平之業矣此所謂君至明則不能誣人以朋黨也元和末裴度崔群同相度以勲德群以仁賢為天下瞻望及皇甫鏞以聚斂進復結倖臣取相位中外大以為非度群累言鏞邪險之狀憲宗反疑度群朋黨寵鏞愈

甚至謂度等曰人臣事君但力行善事自致公望何乃好植朋黨度對曰君子小人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則同心同德小人之徒是謂朋黨帝曰他人之言亦與卿言相似豈易辨之夫以度群之大賢視鏞之邪黨如鸞鳳之與蚊虻人人可見而憲宗惑之蓋方務邪樂惡忠而喜佞也觀初用度群之意非為不明一日昏惑至此：所謂君雖明為情所惑則不能察小人之黨辨君子之不黨也昭愍即位其相李逢吉大植朋黨明報宿怨排裴度逐李紳欺君冲幼略無

所憚賴韋慮處厚不顧凶險氣焰言度之大賢雪紳
之非辜昭愍深信處厚之忠許度復相憫紳貶逐然
不能誅逢吉之姦黨此所謂君雖明而弱雖辨君子
小人之徒不能制其黨也至文宗辨德裕宗憫之黨
大惡之然現二李之過似均而情之輕重則異矣宗
閔輩在元和中對賢良策深詆時病李吉甫作相怒
其言薄其恩命故宗閔憾焉後宗閔得用排李德裕
及其相與者德裕得用亦排宗閔及其相與者故交
怨不辭其過似均矣但得裕未相在穆宗昭愍朝論

事忠真有補于時所歷方鎮大著政効又裴度常薦
之作相為宗閔輩所沮而罷遂領劔南雖因監軍王
踐言入言維州事文宗召以歸朝遂命作相本由功
名用也及秉政羣邪不悅竟為姦人李訓鄭注所譖
引宗閔代之宗閔未相絕無功效著聞任侍郎日結
女學士宋若愚知樞密楊承和求作相以此得之及
其出鎮也又由訓注復用此德用之賢與宗閔不侔
矣又德裕所與者多才德之人幾于不黨但剛強之
性好勝所怨者不忘所與者必進以此不免朋黨之

累比宗閔之姦則情輕也文宗但以其各有黨嫉之不能辨其輕重之情明已不足矣又聽訓注所譖朝之善士多目為二李黨而逐之此所謂君明不足雖察其朋黨而不能辨其情之輕重也夫太宗之明為人君者當法之憲宗之感為人君者當戒之昭愍之弱為人君者當勉之文宗之明不足為人君者當深思之深思之術尤在盡心焉且有人言于君曰某人朋黨也若其人道未信功未明君當詰之曰朋黨有何狀言者必曰相援以欺君也君又當詰之曰所欺

者何事若陳所欺之事害于國病于人圖于利其狀明白此朋黨無疑大則罪之小則踈之宜矣若言者不能陳害人圖利之狀此乃誣人以明黨也大則罪之小則踈之亦宜矣又或言者似是之狀未甚明白君當審其人與言者位不相逼乎素無仇怨乎何人以公議進何人^時以權倖用何人論議有補于國何人才行有稱于明復叅驗他臣而究其本末則言者與被言之人是非辨也矣人君能如此臣下豈有朋黨之事或曰何以能如此荅曰在明與公或曰中智之

主性有所蔽明與公安得兩盡也曰不聽左右偏言則明矣不以說意親之不以忤意疎之則明矣

制內臣

論曰內臣贈官非古典也然于此見旌善之事焉內臣自武后稱制始預事尚未有招權著名者明皇朝高力士以權寵擅名李林甫楊國忠安祿山輩皆因之取將相林甫等既致時亂力士貶死遐裔矣肅宗朝李輔國以扈從微勞過受恩寵至專掌禁兵故輔國脅遷明皇升黜將相允橫既極盜殺之于家矣

肅宗寵魚朝恩始命為觀軍容使代宗寵之又加天下觀軍容使朝恩驕橫既甚勢不可容遂使之自縊矣代宗又寵程元振使典禁兵元振奸險擅權大為將相之害代宗避狄陝州詔諸鎮兵赴援將帥懼元振誣譖多不敢至及柳伉極言其狀元振貶死荒徼矣德宗寵竇文場霍仙鳴命為神策中尉織人裴均輩附之往三外取方鎮內取要官文場仙鳴輩權任既盛內臣亦嫉之仙鳴被害以死文場場甚惧堅乞致仕僅免于禍憲宗寵吐突承璀至委鎮州征討之

任卒無功效尋以其黨納賄事所連出為淮南監軍
後復寵任以妄議太子為穆宗誅死文宗寵守王守
澄奸惡既甚竟至賜死自明皇以後內臣以罪誅死
與賤者不可勝紀但力士等八人以權力著名于時
此內臣之尤盛者然三誅死二貶死一為盜殺一毒
死文場禍至而避亦奸名不朽以此觀之內臣取息
既盛鮮有不罹禍者蓋受恩不知紀極恣其所為以
至過惡之甚也惟順宗朝俱文珍以剛直著稱又有
翊戴憲宗之功位至右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不聞
驕暴之名及其卒也贈開府儀同三司文宗朝馬存
亮雖在中尉不與王守澄同惡力止其屠害宋申錫
家屬又有保衛昭愍之功權寵既盛能奉身以退是
年卒贈揚州大都督茲二人者生獲令名死有光寵
為善之効也天子任內臣能常以力士存亮等善惡
之効示之無使權寵之過不惟不害國事亦足以保
全之也

鄭覃言開成政事

論曰鄭覃言開成政事元年二年好三年四年即漸

不好頗得其寔楊嗣復不顧事理但謂覃訛已要君求退意不容覃至有上累聖德之言此奸人計也開成初覃與李石同相贊文宗為治論議勤切文宗勵精亦甚聽納如內置赦令一通以時省覽勅長吏奉行不違恩及天下紫宸與宰相及諸司官論事各舉賊以郭承嘏任給事中有封駁之益不令外任湖南進羨餘錢令收貯以備水旱徐州稅色害人悉使除罷王彥威進度支錢羨餘物求寵給邊軍衣賜不時黜授衛尉卿嘉李石剛直之議沮內臣仇士良威勢

不使撓權此元年二年之政事也至三年仇士良遣盜刺石文宗罷石政事使之出鎮朝廷待將相舊禮一皆寢罷以滋士良之勢中書門下奏事各挾所見動成忿競無至公同心之稱又奏改舊制不令僕射尚書等論朝廷事文宗取後宮之言議廢皇太子雖宰輔及憲官等論執得以不廢然太子尋薨于少西陽院仇士良用軍中誣謗之事枉害五十餘家此三年四年之政事也以是觀之鄭覃之言豈非得實嗣後復但恨覃沮已引用李宗閔之黨遂乘此指為瑕釁盡

力排之覃與嗣復同相況居四輔之首既言政事一年不及年亦自言其過嗣復不共謀國事求其失而更之但快憤心以覃言為及罷覃獨當國政又何所施為哉不踰年禍敗蓋自取之也

不能制內臣

論曰文宗在位十五年好節儉尚仁惠納爭諫重儒術時與大臣論國事勤懇以致太平為念茲可謂仁愛之主然資性優柔乏明斷之才求治雖切卒成孱弱之態足見人君之體明斷為大也若乏明斷

雖勤政無過亦不免於孱弱矣文宗自即位惡內臣暴橫有除去之意又以其黨方盛不能公然處之遂密諭學士宋申錫與外廷謀之乃命申錫作相是重其權任使之立事也申錫方有謀王守澄窺之使本軍校誣申錫罪文宗不思倚任申錫本意至與大臣等久議不辨諫官懇論其事震怒斥之竟不出告者付外廷勘鞠雖賴眾議稍辨其狀申錫竟不免貶逐當時若出告者付外廷推究守澄雖巨惡詭迹顯露其黨曷敢附之況馬存亮輩本不與之同心去之何

唯既去守澄其黨見天子明斷如此安敢復驕橫也
此机既失仇士良權力既盛士良嫉宰相李石剛正
遣盜圖之幾于致害中外皆知士良所為文宗若法
憲宗用裴度意益厚石且推變起之端正士良典刑
其黨見天子明斷如此安敢出死力救之自取刑戮
二事俱失內臣氣勢益盛天子垂涕而不能制矣後
之人君切鑒之

武宗

殺陳王安王

論曰武宗殺陳王安王又欲殺李珣等不惟褊狠之
過乃不思召後代之禍亂也文宗繼昭愍即位晚節
無子以陳王昭愍之子立為儲貳李珣之議得其正矣
及文宗大漸仇士良矯詔立武宗武宗文宗之弟于次
序不若陳王之正然既即位陳王李珣何罪乃聽士良
之譖乘褊狠之性已殺陳王矣又欲殺珣雖輔相懇
救具事然竟逐之是使大臣當立儲貳之際不得正議
也正議者獲罪則後之大臣當國嗣之議不敢忠言
矣臣不敢忠言則天子之子必長年而大賢可無他

慮若幼而未有賢名或無子孰敢正議其立者大臣不敢正議國嗣何時而定爭奪患起何所不至豈非召後代之亂耶如嗣復立安王之議乃為不正然必事狀明白中外所知乃可罪之以戒後之挾私而議國事者如事狀曖昧寧知非譖又安可罪哉

李德裕讓太尉

論曰李德裕自穆宗至文宗朝歷內外職任奏議忠直政績彰顯遂當輔相之任然為邪佞所排不克就功業及相武宗英主始盡其才回鶻在邊先請待以

恩好及其侵軼乃授劉沔石雄成美使之平蕩得中國大体上黨拒命舉朝懼生事不欲用兵德裕料其事勢奏遣使魏鎮先破聲援之謀且委征討之任魏帥遷延其役使王宰領師直趨磁州據魏之右魏帥惧全軍以出又以王宰必有願望令劉沔領軍直抵萬善示代宰之勢宰即時進兵太原之亂楊弁結中使張皇其事德裕折中使奸言使王逢將陳許易定兵進討太原兵戍于外者懼客軍攻城并屠其家徑歸擒弁盡誅叛卒此皆獨任其策不與諸將同謀大

得制御將帥用兵必勝之術上黨既平太尉之命賞其功也德裕懇辭而後受者懼位高而禍至爾既知其禍何不益修仁德以保功名反益剛強之性取怨于人竟為奸邪所陷是知禍而不知避也夫得位而立大功名人之所難也保其功名人之所易也立功名非天賦大才不能保功名平其心無怨忌足矣德裕能其難者不能其易者惜哉

不能駕馭李德裕

論曰人君于大臣得委任之道又得駕馭之術則大

臣得盡心于事以成勲業而推公于人不敢竊威福矣二者一不可失惟太宗得之真貞觀中陳思合上拔

士論意間房杜則立行竄逐蕭瑀奏中書門下朋黨則折其妄言竟出于外可謂能委任矣盛中書門下議事必命諫官御史官隨入或正其失或糾其過或書其非李靖以老疾家居欲復使為將一言于朝靖已起而統兵可謂能駕馭矣使大臣各成功名不敢驕橫其道其術如此武宗李德裕頗得委任之道故德裕盡其才謀獨當國事時之威令大振者委任

之至也但武宗性雄毅觀前朝法令不行紀綱衰替將大振威令知德裕才首命作相德裕謀畧動合其意故專任之委任既專權勢自重權勢既重天子始不悅之則怨者得窺其隙而攻之矣彼勢已重而怨者攻之肯帖乎必至于禍而後已嗚呼武宗英主知賢相而任之不能駕馭尚致太專之弊中常之主不知人而任之又不能駕馭為害大矣或曰既稱英主賢相何待駕馭而無過荅曰君臣之性皆雄毅則銳于行事而或不思則喜怒有時而過行事不無不

平武宗自未免此累安能察德裕之情德裕于牛僧孺李宗閔閔輩相怨之久人所知平上黨之際奏逐僧孺輩明恃成功而報怨僧孺雖非大賢嘗位宰輔矣德裕之言有何踴狀至貶之遐裔宗閔已出遠郡刺史亦不因踴過而流竄御史崔元濬按事有異是舉其賤乃不覆驗而黜之柳公權方以才望為集賢學士無故罷賤是一徇德裕之意矣任其才從其謀高其位厚其禮可矣何得一徇其意耶若德裕言人之罪其狀明白固自當從事或不明豈得不詢驗

其狀若不然當有所制也有所制則德裕無過矣或曰武宗英主能任大臣而不能駕馭中常之君何以盡委任之道駕馭之術荅曰惟至公可矣至公者不以合意悅之而不察其過不以違意怒之而不知其賢人君用大臣平其心如是一則委任之道駕馭之行庶幾矣

宣宗

貶李德裕

論曰李德裕以傑才為武宗經綸夷夏屢成大功振

舉法令致朝廷之治誠賢相矣但宣宗久不得位又不為武宗所禮舊怨已深德裕是用事大臣自不容矣況德裕性剛少恕不忘怨讎與宗閔輩相排斥凡十數年略無悛意宗閔固奸人常任宰輔為遠近刺史矣復乘成功之際誣其罪而流竄至牛僧孺雖宗閔黨然有一時名望斥之遐裔物議豈平王涯賈餗之禍本仇士良誣謗中外所知德裕于二人不聞有隙但怨李訓陷已而忿及涯餗子孫避禍于上黨者已為亂兵所害又為勅書寔涯餗之罪言已戮其後

嗣布告中外夫宗閔已逐涯餽子孫已戮尚聲其罪以快忿心則在朝之人常有不足者得不惧乎不惟不足者惧凡有勢位于朝非大賢至公之人鮮不畏矣蓋大賢至公自知才用不在德裕下彼雖大任我亦能施為或德裕專權不容我之施設但彼之謀國足與無失足矣何須功效出于我哉此所以無畏也如白敏中令狐綯輩才能望德裕絕遠又固寵保位無至公之心于德裕雖無隙意然德裕用不便于已故乘人主有不容之意盡力陷之也無隙者尚爾常

不足者可知矣

小節

論曰宣宗久居藩邸頗知時事故在位十三年尚儉德以恤人隱謹法令以肅臣下恩厚宗室礼重宰相至于微行以察取士得失焚香以讀大臣奏疏誠好德之君也然知人君之小節而不知其大體懿安太后嫡母也不能盡礼事之反至暴崩為世所駭李德裕有濟時才不能容而逐之令狐綯功德無聞復容子納賄有紊時政至懿宗朝諫臣疏綯之罪曰大

中威福又欲行于今日則當時事可知也其河湟歸
順夷夏粗安乃承武宗用德裕之後威令已盛而然
也不然宣宗用敏中輩于時何所經畫哉至寵次子
不定儲位裴休奏請乃曰若立太子朕便是閑人此
尤昧人君大体也卒至內臣爭立嗣君幾至于亂是
宣宗區區為善止于小節耳

懿宗

令狐綯縱賊

論曰令狐綯大臣也當同國休戚天下有患可救則

力救之況帥淮南一道小寇入境方憂討除未敢為
暴部將察其必敗之勢討之甚易不討必致禍亂綯
乃曰長淮以南他不為暴聽其過去餘非吾事也豈
大臣憂國之意真庸人苟且之見耳尋至大亂屠害
十數郡生靈靈集天下兵討之周歲方平則綯之罪
不容誅矣綯為武宗寵待位極將相一日致國如此
其後罪露懿宗止命罷為太子太保罰典如是何以
戒大臣奸庸不忠之罪宜乎天下大勢之去也

用韋保衡路巖相

論曰唐真自天寶而下巨盜繼起時有忠傑將相救世定亂加以元和會昌英主賢臣功業甚盛故歷年滋久大勢不衰懿宗居位固中智以下之才復將相不賢于前世天下日以多事矣兵亂淮徐蠻寇蜀方連年用兵民力困弊于時人君勤勞政事倚任忠賢尚可救時之患懿宗乃用韋保衡路巖作相納賄樹私大紊時政刑殺無辜甚衆大臣忠諫逐之遐裔保衡與巖乘勢陷人恣行貶逐二亮為患中外所憂懿宗方崇奉佛教泰然自安故國政多僻而時事不理

賢才既逐而忠諫無聞生民困弊德澤不及于天下大勢自是去矣

僖宗

鄭畋罷相

論曰咸通衰亂之後僖宗童年繼位政在內臣固無遠謀以救世患難宰相王鐸崔彥昭有一時名望亦非雄傑之才不能力正時事及鄭畋當政謀議要切多中事機但同列盧携昏庸不忠與內臣田令孜相結沮畋之言不克施用夫巢賊本負販之民非祿山

輩但因飢年驅細民劫財物資朝夕之用身何至成大亂由朝廷衰微邪臣誤計任高駢宋威輩皆奸險無節爭功忌能玩寇久權養成賊勢賊勢既盛駢以重兵居天下之衝反閉壁自固賴畋作帥于岐以謀破賊振國之威復傳檄諸鎮激以忠義致勤王之師大集關中賊勢既蹙雁門兵至得以平之況僖宗避難之初賊乘勢而西非畋過其銳氣危動亂可測乎又以忠謀致諸鎮勤王之畋雖去鎮不親平賊其功則由畋也僖宗賞畋之功復命輔政雖在衰世亦秉朝

綱令攷亮橫怒畋公正與奸黨誣陷罷之僖宗孱弱不能主張賢相天下之事因無所制國祚必至于亡也

李克用討朱全忠

論曰巢賊之平李克用為功臣之首雖麤猛之人朝廷恩賞至厚夙性豪雄不無感激可一時倚賴矣全忠出於巢黨力屈來降都統王鐸崇獎過分已受同華節帥不因立功朝廷又與宣武大鎮克用追賊還過其地全忠邀之軍府密謀殺害克用既免不舉兵

報怨奏討甚得人臣之体以降賊害功臣是賊心不
後況帥宣物武未久亮勢未張本無功名可以贖罪討
之正得事宜若乘克用兵鋒詔近鎮助之破全忠必
矣亮賊既除使克用感恩可以倚賴諸鎮現之亦未
必敢為相噬之計天下或至橫流也僖宗懦弱輔相
庸暗宦官暴橫一無經遠之謀失此机便卒致諸鎮
交乱巨盜肆逆三百年宗社喪于盜手噫

昭宗

朱全忠篡逆

論曰昭宗即位世已乱矣雖尊礼大臣博求賢傑志
欲興復而大臣竭忠者杜讓能一人而已其他無不
與方鎮相結方鎮籍大臣為援大臣欲固權位亦結
藩鎮為重孔緯有一時之望尚與朱全忠交通崔昭
緯輩固宜交邪歧矣內外將相不忠天下大勢橫流
以至于此昭宗欲何施為乎加之輕信易動而無
謀何以制服諸鎮賊臣也然賊臣之心亦可以恩位
結一時之可倚者莫如太原太原有平賊大功爵賞
已厚但為全忠所圖蓄忿不解昭宗若加之恩意虜

性勁直感恩必深太原順則河東近輔魏鎮舊帥豈有不順之勢救鎮既順使讓能賢相經營于內復引同心之賢贊助時政宦官暴橫者去之奸人害政者逐之朝廷漸治國威可漸振矣奈何不能用讓能之言聽張濬孔緯之計許全忠舉兵致太原拒能奪原跋扈賊臣得以脅制朝廷讓能知勢不可為但以死許固可謂大忠矣自是諸鎮交亂車駕不能寧處復留亮逆之人久為輔相與巨盜晝篡逆之計乃亾唐祚哀哉

唐史論新卷下終

司馬溫公題跋

孫公昔著此書甚自重惜常別緘其藁於笥必盥手然後啓之謂家人曰萬一有水火兵刃之患他財貨盡棄之此笥不可失也每公私少間則增損改易未嘗去手其在江東為轉運使出行部亦以自隨過亭傳休止輒取修之宣州有急變乘駟遽往不暇挈以俱行既行後金陵大火及轉運廨舍弟之子察親負其笥避於沼中島上公在宣州聞之亟還入門問曰唐史在乎察對曰在乃悅餘無所問自壯年至于白

首及成亦未嘗示人文潞公執政嘗從公借之公不與但錄魏徵姚崇宋璟論以與之況他人固不得而見也元豐二載察自陽翟來洛陽以書授光曰伯父平生之志萃於此書

朝廷先嘗取之留禁中不出今沒二十餘年家道益衰大懼此書散逸不傳於人故錄以授子光昔聞公有是書固願見而未之得得之驚喜曰子貺我萬金不如顧無以為報請受而藏之遇同好則傳之異日或廣布于天下使公之德業煒燁於千古庶幾亦足

以少報乎時冬至後五日涑水司馬光書

歐陽文忠公所作墓誌節文

公博學強記尤喜言唐事能詳其君臣行事本末以推見當時治亂每為人說如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故學者以謂晚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卷論議宏贍書未及成卒于家公既卒詔取其書藏秘府

蘇東坡答李方叔書節文

錄示孫之翰唐論僕不識之翰今見此書凜然得其

為人至論褚遂良不諧劉洎太子瑛之廢由張說張
巡之敗緣房瑄李光弼不當圖史思明宣宗有小善
而無人君大畧皆舊史所不及議論英發暗與人意
合者甚多又讀歐陽文忠公志文司馬君實跋尾益
復慨然然足下欲僕別書此文八石以為之翰不朽
之託何也之翰所立于世者如此雖無歐陽公文可
也而况欲託字畫之工以求信于後世不已陋乎

曾南豐所作行狀節文

公博學強記其氣溫其貌如不能自持及與人言反
覆經史上下千有餘年貫穿通洽不可窺其際而逆
視其家初未嘗蓄書蓋既讀之終身多不忘也所著
唐史記七十五篇以謂已之所學治亂得失之說具
于此可以觀公之志也公歿有詔求其書

曾南豐經進隆平集節文

孫甫字之翰許州人大聖五年同學究出身八年再
舉登進士第杜衍在樞密府薦之除秘閣校理累擢
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留侍講卒年六十贈右
諫議大夫著唐史書七十五卷每言唐君臣行事以

推見當時治亂若身履其間聞者釋然

曾南豐寄之翰古詩一首

孫侯腹載天下書崔嵬豈啻重百車伏羲以來可悉
數孰若自作何有餘更能議論恣傾倒萬里一瀉崑
崙渠誰為胸中幹太極元氣浩浩隨卷舒昔來諫官
對天子何穢不欲親芟鋤不容乃獨見磊落出走並
海飄長裾孫侯風節何所似雪洗八荒看太虛親如
國忠眼不顧舊若張禹手所除歸來已絕褒貶筆進
用祇調敷倉儲合持詩書白虎論更護日月金華居

萬世深根固社稷百年舊

休田廬素識孤生愛茅

屋久將老母求山砧秋歸願事九江穫夜出未倦安
豐漁孔明苟欲性命遂孟子豈病王公疎塵埃未得
見此樂太息一付西江魚

後序

諫議孫公以淵源之學忠讜之論被遇昭陵遂擢真
諫苑嘗稱唐太宗規模法制有三代王者之風故平
生多喜言唐事每嘆舊史猥雜不足以垂戒後世乃
倣春秋編年法修成唐史記七十五卷其間善惡昭
然可為龜鑑者因著論以明之篇目凡九十有二皆
君相之事業臺諫之紀綱非徒為是區區空言也其
史記全書自公歿取留禁中世所得而見者論斷
而已予家藏是本久矣竭來掌教延平會朝廷寬鑄

書之禁應本朝名士文集有益于學者皆許留傳乃
出此書與學錄鄭傳聘叅攷舊史重加審定鋟木于
類宮以與學者共焉因念自古賢人君子著書立言
蓋將以明道言之所傳道之所以明也是書成于嘉
祐之初迄今百有餘歲而後顯豈其傳若有所待耶
乃若公進退出處之大概見于涑水廬陵南豐東坡
四先生之論述可以表信于世茲不復敘云紹興丁
丑十月既望新安張敦頤書

南劍州州學

准 轉運衙牒據本學申檢准

紹興令諸司私雕印文書先納所屬申

轉運司選官詳定有益學者聽印行今搜求到孫諫
議唐史論斷九十二首校正了畢欲將本縣學書庫
錢雕行申乞依

條委官詳定當司除已牒南劍州通判王朝奉詳定
外牒本學照會續准

轉運衙牒據詳定官申尋將前件文字逐一詳定實

有益于學者牒本學照會施行今鏤板印行者

紹興二十七年十一月 日

學錄 劉光

學錄 鄭待聘

學正 鍾世英

校勘官左奉議郎充南劍州州學教授張敦頤

詳定官左朝奉郎通判南劍州軍州主管學事王筠

左朝散郎添差通判南劍州軍州主管學事王以詠

右朝奉郎知南劍州軍州主管學事 許興古

準嘗見此書于周南仲家乃蜀本也後徧求之而未
得至此見友人劉和甫有此書欲求得之乃云此書
舊鋟板于其家塾因鬱攸之變不復存矣慨嘆久之
校正其本鋟板于東陽倅廳之雙檜堂以廣其傳端
平乙未郡丞黃準命工鋟板

Handwritten text in vertical columns, including the characters 外五, 斗, 丁, 未, 祿, 不, 當, 奉, 命, 工, 送, 研.





